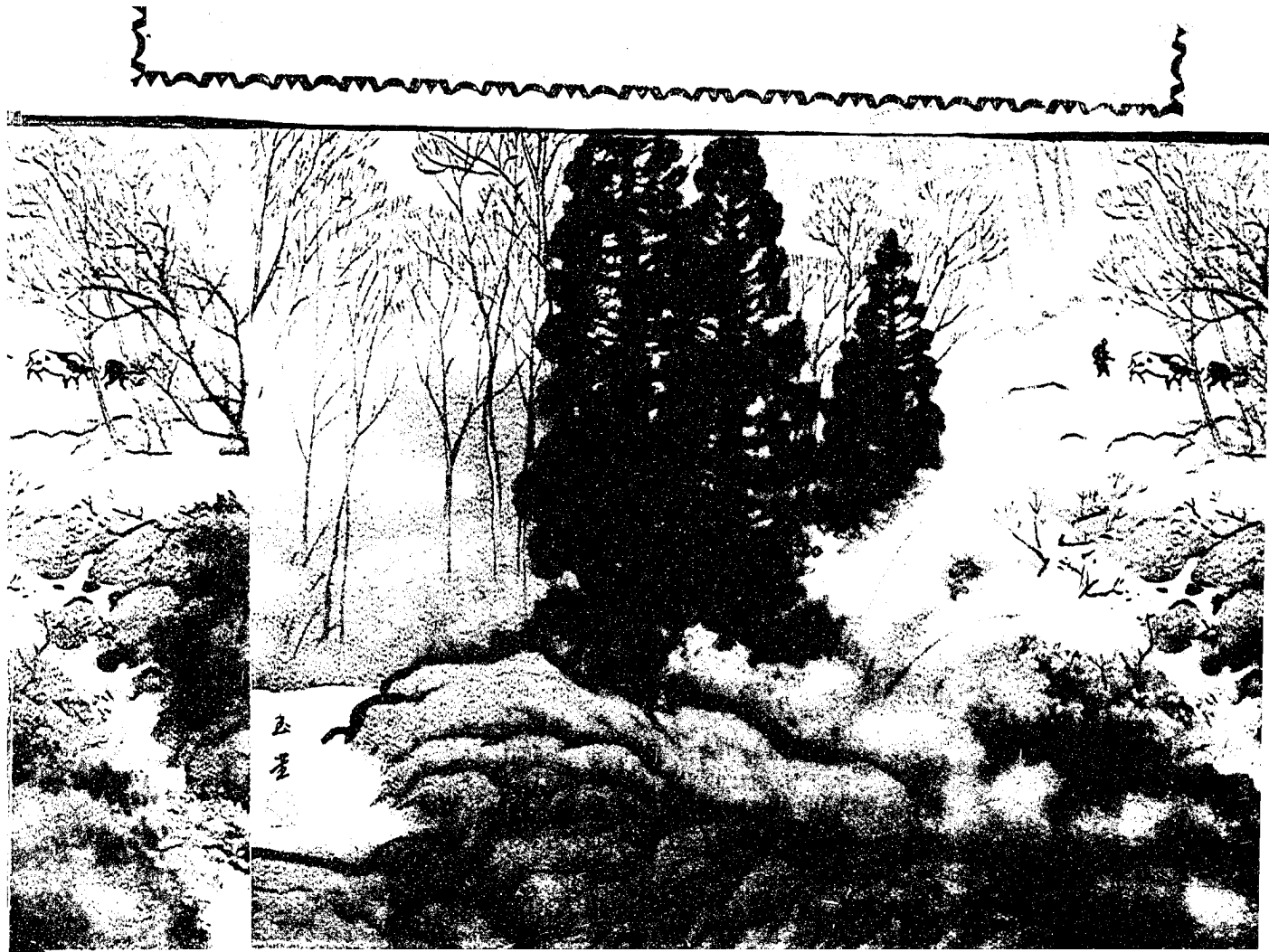




徐訏



玉
花

三思樓月書之一

一
家

徐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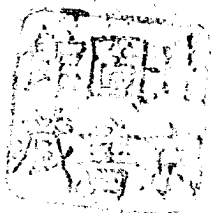
夜窗書屋出版

他們一共十二個人，是一個家庭。沒有法子分鬮，可也沒有法子合得來。還是杭州緊急的時候，開頭林二少奶奶主張逃難；林老太太可不主張逃難。

林老太太已經五十六歲，她相信林家十八代祖宗從沒有做過缺德的事；她信佛唸經已經三十年，修橋鋪路的事情也做得不少，什麼災難都應當免掉，所以她不怕。她不知道什麼國事，也不管家事，她只管自己的生活；經堂裏隔茶焚香外就是打牌。

二少奶奶雖不知道國事，但管家事，因為管家事，所以同別人有了接觸，知道炸彈是無眼瞞的「科學常識」。也聽到那些姦淫擄掠可怕的事實。所以她主張逃難。

這兩種意見有了不少次的衝突。大半是在吃飯的桌上。



終是二少奶奶先開口，有一天晚上，當她坐下飯桌時說：

「我們要走也該預備了，李家打算下星期就動身呢。」她說完了瞭然看着上面的林老太太，林老太太正在注視二少奶奶，但當她見二少奶奶的銀銜時，鐘就轉向看林先生說：

「你們要走都走好了。我一個人在這裏，看什麼兵會把我打死，一爲人不做愧心事，半夜打門不吃驚。」我們祖宗沒有作什麼孽，有什麼可怕？」

「可是李家張家祖宗也沒有作什麼孽，他們十天前已經搬了。炸彈，槍斃，又沒有長眼睛，誰知道會怎麼樣？而且我們年紀青的女人……不是更可怕麼？搶起來也了不得，什麼古董字畫……」少奶奶說起頭看看她斜對面的林先生，說到古董字畫則望望上面林老先生。沒有說下去，筷子正夾着河鯽魚，眼睛好像是在檢查骨刺。

林老先生不但知道些國事，而且外面有朋友，常常去下棋喝茶；知道許多別處積德多年的朋友都遭了劫，那該是大劫大數，而且古董字畫……那是他頂愛的東西，晚了就更不容易搬走。前些時他也想到要搬不容易，同情他太太的

主張，這幾天則慢慢傾向到兒媳婦那邊了。但是他裝着沒有看見二少奶奶有光的視線，他摸摸鬍子向林太太說：

「唉，今年真是大劫大數，像梅家這樣三四代修好積德的書香人家，在松江也被搶劫一空，幸虧他家沒有老年人，終算跑得快……不過他家這許多字畫古董都糟蹋了。韻白，」他看林老太太不十分注意他的話，所以他對兒子說起來：「韻白，聽說他們連那幅『太上感應圖』都來不及帶出來。」

林先生知道他父親近來的態度，但是他估計逃難的不容易，十二個人，這該多麼麻煩。而且錢，最要緊是錢，銀行裁了員，他現在沒有收入，只有幾千元現錢。於是他說：

「噢，真是可惜！……但是他隨接向他的下座說：『老三，你不是認識梅家的少爺麼？他們還在杭州麼？』」

老三是林先生的弟弟，就坐在他的隔壁，他曾上海多年，因為不安份，才來杭州，靠他哥哥，也在同一銀行裏，現在自然也沒有事情。

「梅家，是的，他們已經去甯波，預備轉上海，我們要逃難也只有走這條

路。』老三不是贊成逃難，是贊成去上海，他是龍，上海則是海。

座中還有一位林先生的孤孀嫂嫂，她不發聲，她沒有主意，她隨大家，她現在沒有丈夫，沒有權。說年青貌美有危險，二少奶奶在她前頭，說她担憂她兩個兒子，那麼林先生有三個孩子。所以她不敢主張，她只主張無論如何，大家一致行動。

『我們逃難可沒有梅家容易，我們人多，還有是上海房錢貴，而且老四讀書問題。』林先生是不十分主張逃難的。

老四也是他弟弟，正在高中讀書。是林老先生同林老太太頂寵愛的人；假如說林老太太還管些家事的話，實在只是管老四的事情。

老四對於國事很關心，他主張『抗到底』；但對於家事則有點外行，『逃難』還是『不逃』，他沒有想過。

『讀書。老四到上海不是一樣讀書』。二少奶奶知道現在二個主張均衡的局勢，他丈夫是一個『不逃』派的重心，所以她要馭她丈夫。

『上海是的，可是現在不是招考的時候。』林先生淡淡的說一句，隨即向

老四說：「你們同學沒有說起他們要逃難吧？」

「有是有的，不過新進來的也不少，他們都是滬杭線那邊來的。」老四一面嚼紅燒肉一面說。

老四的話是中立，沒有做兩方面證據的可能，可是林先生從他吃的肉上面做出文章來：

「聽說上海現在不得了，人多地方小，食住都貴，據說豬肉一塊錢祇有兩斤。」

「這自然囉，因為大家都往上海逃，足見大家看到上海才是太平的地方。我們現在不逃，將來恐怕連想逃都逃不進去了。」二少奶奶說完了很得意，拿羹匙搗一匙鹹菜湯潤潤喉嚨。

「你們要逃的都去，都去，我一個人在這裏。上海這種地方，兩三間房子要租幾十元錢，什麼東西都擺不下，我的經堂怎麼辦，還有老爺的書房？」林老太太說完了看看林老先生。她不見得怎麼陰經，但一定要一個經堂，同林老先生不見得陰書而要一個書房一樣的。

「逃難末邊要什麼經堂，書房，只要佛像傢伙古董字畫不遺失，將來太平了佈置經堂與書房有什麼難。」林老先生注意的是將來。林老太太自然不高興了：

「你把你古董字畫都搬去吧，我的經堂可不搬，我留在這裏。經堂又不是做戲的行頭箱。」

「娘」老三一看娘的面孔不好，說：「你不去上海有十多年了。也該到上海去玩，現在上海越來越熱鬧了，跑狗場，回力球。……」

「聽說梅蘭芳就要在上海出演，救濟難民。」林老先生的視線從老三看到林老太太：「如果到上海去，這個機會到不可以錯過。」

於是林老太太也談起梅蘭芳，談到他出身，年齡……一直到飯吃好，臉洗好。林老太太到經堂去焚香喝茶，林老先生到書房去看太上感應篇，這二位老年人要早睡，夜裏的牌局常是讓給年青人，於是中堂上警起一陣麻將。大家忘去了逃難還是不逃。

可是情形更加緊張了，邊難的人家越來越多起來，老四的學校也無形中休假了。

林老先生的態度已經是明顯地主張逃難了，二少奶奶更加堅強地發揮她的正面的論調，林老太太則已模糊地好像兩可。

於是決定逃難。但是林先生意思與大家有點不同。

「我想」有一次他對大家講：「你們都搬到於潛去，我先去上海，如果我看情形還好，我再叫你們去。」

「……」二少奶奶沒有發聲，她想她自然屬於丈夫而是同丈夫一同去上海的；搬到潛去的「你們」之中，一定不會有她。

「情形好，什麼樣是情形好呢？」林老先生先問。

「比方有什麼生意可以做，或者我能够找一點事。」林先生說：「因為十二個人一進去，找房子就不容易，到那邊生活也成問題。」

「務求你一個人去上海，我們十一個人去於潛，又怎麼辦？我們年編大了，老三老國都過年宵，不攪什麼事。你的嫂嫂同你的女人都女的，還帶了五個孩子。」林老太太也想探探到底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去上海。

「我想我先陪你們到於潛，租好房子一切安排好以後，我再去上海。」
「不過你一個人我也不放心，真一將來音信不通，或者有什麼病痛。」林老先生說。

「我先同你一道去，不但可以照顧照顧你，上海我親友多，尋房子什麼有我都方便。」這是二少奶奶的話，二少奶奶看看她也在十一個人裏面，心裏有點焦急了。

「嫂嫂去到好，可惜有三個孩子帶着不方便，不帶也不好。」這是老三的意思。

「或者你同老三一道去。……」林老先生嘴裏叫老三去，意思是自己想
去。

「老三先去，那麼家裏更沒有人了」林老太太果然不贊成。

「或者爸爸先回哥哥去。」老三奉送爸爸。

「……………」

像這樣沒有結果的話一談又談到夜裏。

夜裏，二少奶奶在自己房中，看林先生進來了，她就去關上了房門。

「你現在好，越來越狠心了。」

越來越狠心，二少奶奶的話是有根據的。

林先生在上海什麼大學讀書的時候，就愛上這位二少奶奶，——那時候還是陶小姐。大概爲他們的一次杭州旅行，林先生爲要他家裏見見陶小姐，所以帶她到家裏去一趟。這深堂大廈的舊式大家庭風度，駭壞了當時的陶小姐；因此雖然她愛林先生，下嫁時期以組織小家庭爲條件的。林先生畢業以後就結婚，結婚以後在上海組織小家庭，小家庭生活其實也只是一個理想，林先生在中學教書，收入不多。用一個用人，新進來時，一點不懂，等教會了，事情就做得折騰污，一做好，就出門去，還要偷東西或者生閒氣；辭了去尋新的，又是一番心機，教她這樣，教她那樣，教會了又是一樣。後來二少奶奶肚子大起

來，生了一個女孩，事情更加麻煩；一碰到林先生病了，二少奶奶又要管小孩，又要管傭人，弄得精疲力盡。

這樣一個新女性，靠着愛情組織的小家庭終於失敗了。林先生就在這失敗之餘，由家裏的關係在杭州弄了個銀行的位子，於是二少奶奶就不再堅持小家庭的生活。與大家住在一起，起初不習慣，後來她丈夫地位升了，薪水也加了，繼之那位握全家經濟一切大權的大哥死了，他丈夫在家庭裏地位突然重要起來。四年來，她又添了二個孩子，可是比一個孩子時還空閒，大家庭對她還有什麼不好呢？

但她對小家庭美麗的憧憬總沒有消失。她已經知道上次失敗的原因完全是經濟關係，假如有錢，房子大，佈置好，傭人多，這小家庭是多麼舒服。現在他丈夫握大家庭經濟權，如果帶她去嘗試小家庭的建設，那不是一定可以做小家庭的模範嗎？她以前的親友同學，還有人寫信來談到家庭問題。她回信無事可談，不免用些新小說上的套語，寫些「舊式呀！」「大家庭呀！」「苦悶呀！」的驚歎符號，於是別人就來信安慰她，勸她還是叫丈夫在上海找事，

那末，就可以過新式的生活了。所以她很想再去試一試。

一個英雄失敗了，死了的雄心終時時再復活，二少奶奶這個雄心死灰的復燃，自然不止一次了。林先生剛剛失業的時候，她以為機會又到，叫他丈夫寫信到別處親友設法，可是那是全國動員的時代，怎麼還有這樣巧的機會？現在雖是逃難，但逃難也是機會。假如她們夫妻一對與三個孩子去上海，留其餘七個人去於潛，那麼他們大家庭的大部份在於潛鄉下，只要用很少的錢就可以過去，或者每月給他一點，或者整個給他們一筆，反正林老先生與林老太太手頭還有現錢，他們就可以用大部份大家庭的經濟力量來組織華麗美滿的小家庭了。在這裏，雖然她也比別人占三分優勢，但是做一件新衣裳，大家睜眼都不高興，買一點新花樣東西，大家也模倣着要買。一去上海，第一他們不知道上海生活程度，第二上海的場面就可以充為做好衣裳，買好用品的理由。平常同林先生鬧，要另組小家庭，林先生終是以沒有機會來說，現在有了機會，誰知林先生會這樣！

「……………」但是林先生沒有言語。

「真沒有良心！」

「這又是爲什麼？」林先生座在床沿上。

「爲什麼？你想想看，你同我結婚時就說好組織小家庭的，我刻刻苦苦努力了一年，犧牲了我在社會上的事業；等你有了點出息，你反而逼我做大家庭的奴隸；你哥哥一死，那麼大的家都要我一個人管；你一直安慰我，說有機會我們另外組織小家庭去，但是現在，機會來了，你到要一個人去上海。」

「你這是什麼話，這裏的家，是你自己搶着要管，本來由大嫂管不是很好。」林先生話似乎重了點。二少奶奶聽了，又輕又狠的走近他身邊，咽着淚說：

「你叫得這樣重，是不是要別人聽見，叫別人來恨我？」

「那末你這種話算是什麼意思？」

「你算是什麼意思？」二少奶奶倒在床上哭了。

「我怎麼好說帶你去，你去了，大家都要去，大家一去，我們現在現錢就不多，至於這裏那近湖的那些房子的房租，沒有人在這裏，怎麼收得到錢？到

上海以後怎麼辦？就算我帶你去，你去了小孩子自然也帶去。那麼我們化什麼錢？他們化什麼錢？還不是將所有公共現錢來分，我們就算分多一點，上海開銷大，一化不就化完了；而且這邊的房租，離他們近，將來自然由他們來收。我在上海沒有職業，錢化完了就沒有地方可拿。難道用你的私蓄？」

「……」她雖然還哭，但是已經知道丈夫的意思對了。

「現在又不是到上海去享福，是逃難；這時候生活都不是容易，還講什麼組織小家庭。」林先生把她勸起來，叫她把事情細細想一想。

可是二少奶奶雖然明白了丈夫的用意，但是她不願意去於潛；本來她的慾望只想自己與孩子跟丈夫去上海，現在則覺得現錢分給別人以及房租被別人收去有點放不下。但叫別人都跟丈夫去，自己一個人在這裏或到於潛去，以備將來自己來收房租則又有點不敢。她沒有了主意。

商量了一夜，林先生才決定叫大家都到上海去，留老三在這邊，到鄉下避避，來收這裏的房租，以備繼續匯到上海去化。

早晨就把這個意見徵求大家的同意。可是老三不贊成，別人也不十分贊

成。因爲大家知道老三拿到錢是決不會安份的。

於是林先生把現錢的數目報告出來，以這個數目，在現在物價迭漲的上海中生活，先付房錢也就要完的，所以必需有個經常的房租收入才可以維持。

大家聽了都沒有主意。不知怎麼才好。

不知怎麼才好！於是林老先生出門到同道社社友地方去了；林老太太到經堂去焚香了，大家都好像很忙似的散了，等緊張空氣過後，於是中堂間響起麻將來，好像難已經不用逃了。

這樣失了主意大概有二天，可是消息更加緊張了！於是在夜飯桌上大家又發出議論來。

「我們管不了這許多，可以走現在就走，到了上海再說，二哥可以找事情，我也可以找事情。」老三的意見最年青有勇氣。

「找事情，這個時候找什麼事情？」林先生的聲音。

「那麼只好留一個人在這邊，來收這裏的房租。」林老先生現在是覺得還是老三留在這邊是辦法了。

「留在這邊，誰肯留在這邊？」林老太太想到這是不可能的。

「……………」

大家又沉寂了！林老太太拿羹匙舀「榨菜」，林老先生嚼着青菜，老三在夾蘿蔔燒肉，大嫂夾小黃魚給孩子吃，眼睛管着魚裏的刺，老四努力別飯到嘴裏去，林先生筷子在「鹹件兒」上，……

「我想。」忽然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叫出來，大家都抬起頭來，林老太太羹匙浸在榨菜湯裏，林老先生筷子停在飯碗裏，老三的筷子含在嘴裏，大嫂的手邊握着魚刺，老四滿嘴是飯，林先生的筷子正按着鹹件兒在匙碟上，這自然是二少奶奶的聲音了：「我們還是把房子押去，把錢帶到上海去。將來我們回來時就可以取的。那麼我們去上海也可以寬裕點。」二少奶奶的父親以前是在上海幹投機的，一遇難關押房子，一有錢就買股票，所以湊得這一套。

林家子孫在封建大家庭裏平穩生活的過活，想不到這個巧門，大家都感到這個主意聰敏，可是終覺得好像有點越軌。

「……」半响半响沒有聲音。

「押房子？」林老太太沒有說下去：「……」

「押房子，這時候押房子給誰呢？」還是林先生先打破這寂寞。

「自然最好押給外國銀行。而且萬一有什麼事，他們豈起外國旗，比我們自己派人看還靠得住。」

二少奶奶的話更引起大家驚佩了，沒有一個人駁這個大胆的提議，但也沒有一個人敢表示贊成。林老先生望着太太，林老太太望望林先生，望望老三，林先生望着林老先生。

「……………」

大家沉默，努力加餐，於是一直到飯飽，於是吸煙，喝茶。

於是林太太進經堂去，林老先生到書房去讀太上感應篇，中堂上響起了牌聲。

第二天，消息更加緊張了。

林老先生叫林先生到書房去。

「頹白，我已經問了壇仙，這也是大劫大數，不是對不起祖宗，我也同你

娘商量過，還是決定把湖邊的房子押給外國銀行吧。」

「好，」林先生說：「那末我去問去，不過爸同娘去說好，不要事帶弄好了又變更意思。」

可是第二天一早，林先生一開房門就碰見娘。娘好像專心等着他似的：

「韻白，」非常着急地說：「事情弄好了麼？押多少錢？今天消息更緊張，我們早點走吧。」

「娘，」林先生奇怪地說：「昨天爸爸才叫我這樣做。怎麼有這樣快？」
「韻白，」娘又說了：「這是大劫大數，你爸爸問過壇仙，少一點也沒有辦法，反正將來終是要來贖，早點弄弄好好走。」

「娘，我回頭就去進行，你們十多個人東西，立刻理起來好了，我哪天弄好那天就可以走，省得臨時匆忙。」

於是林先生匆匆洗好臉吃點東西就出去了，這邊蜂一般的鬧了起來。

林老先生拉老四老三收拾字畫古玩，林老太太指揮人們先收拾廳堂。

大少奶奶忙着理孩子東西，二少奶奶自己的細轎雖早已弄好，但是林先生

同孩子們的東西都沒有理。

繩子沒有；東邊箱子不夠，西邊網籃缺少；佣人們一次次差出去買，東一聲，西一聲，叫人，問東西，嗚嗚，咒罵，世代書香的林府活像是動物園。

這樣一直鬧到天黑，經堂裏已沒有佛像，書房裏已沒有古玩字畫，於是林太太日夜香也不燒了，林若先生心也不修了。但是中堂裏還有牌，於是大家又又了起來。

二天以後大家終算什麼都理好了。至於房子與公共東西，則交給一個看房子的老佣人看管。

林先生也把近湖的那些房子押好，一共是一萬六千元錢；打好了一張匯票。

行李一共三十四件，十件自己帶，念四件交給轉運公司，到上海去領取。人有十二個，五個小孩，七個大人。每個大人管一個小孩，還有兩個大人管那十件行李，這樣分配原是再好沒有，但是客人都要管自己行李，不肯管別人小孩。一路有風有景，有成千成萬難民，他們不捨得不看，好像自己是專來看人

家逃難的，笑笑說說，吃吃鬧鬧，老死少啼的進行着。

本來小孩都交給傭人的，小孩一哭，就叫傭人抱出去，所以大家不大受到小孩的騷擾；現在一路上沒有傭人，於是兩位少奶奶出門時所換上的新衣裳都髒了，人也憔悴了。好容易到了甯波，忽然大少奶奶的第二個小孩叫作小彭的生病了，熱發得很高，請教一次醫生，醫生說是疹去。

現在又是問題了：到底大家暫留在甯波，還是帶着這生病的小孩子去上海，還是留大少奶奶與小彭在甯波？

林老先生與老三主張大家留在甯波。反正到上海也是去住了。

林老太太同大少奶奶則主張大家去上海，因為疹子不是什麼大毛病，每個孩子都有一遭。

二少奶奶則主張大嫂她們留在甯波，自然要有一個男人陪她們。等小彭病好再走。

三個意見似乎都有理由，又是一番爭執，林先生看着這爭執難有結束，提出一個不同的意見，他說：

「據我的意思，到上海也得先住旅館，還不如大家住在這裏，我先去上海尋好了房子，安頓好了東西，等小彭病好了，你們再出來，這不是極好的辦法嗎？」

「這倒是不錯。」二少奶奶放棄剛才的主張說：「我同你先去上海，我可以幫你去尋房子。」

「那末素一素二素三她們呢？」素一素二素三自然是二少奶奶的三個孩子，林老太太提出的是在杭州時提過的問題。

「啊，她們，她們我自然帶去，」二少奶奶說着想起了更大的理由：「就爲着她們，她們三個沒有生過疹子，在一起就會被染過的。」

「五個人去了，那末這裏誰能照顧？」林老太太說：「我想我們都去，只留一個人在這裏，以後去也便當一點。」

二少奶奶看老太太的意思轉到通剛才的主張一轍子，連聲說：

「對。」

可是誰可以留在這裏呢？留林老先生不中用，留林老太太沒有這回事，林先生要去上海料理，老四太年青，說來說去，還是老三，可是老三不願意，他說：

「這樣我一個人責任負得太大！」大少奶奶也不願這樣留在寧波，她說：「何必這樣麻煩，還是一同去吧？小孩在船上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我辛苦一點就是了。」

大家看事情沒有辦法，最後決定了一同去。去上海要先轉溫州的，於是大小十三個人乘着最近到溫州去的船，都動身了。

到上海是五更後的早晨，自然要先住旅館，於是在大東開了二間房間，近來客人特別多，大東也只空這二間了。

小彭的病倒快好了，可是一路來大少奶奶瘦了不少。

二間房間怎麼住呢？

應說較好的辦法是女的與孩子們八個人住一間，男的四個人住一間，可是

爲怕二少奶奶的孩子們染過病，所以不能同大少奶奶住一起。

於是又是一大堆不同的意見，爭執了一個鐘頭，方才決定林老先生與林老太太同大少奶奶住一間，其餘的人住一間，可是大家都不滿意，林先生只好安慰他們說：

「這是逃難，只好大家湊合着住，反正是暫時的，一等我們尋着了房子，就可以好一點了。」

於是林先生二少奶奶還有老三三個人分頭去尋房子。老四林老先生則陪着林老太太同小彭的哥哥大彭以及素一素二素三去逛公司。

公司裏正在減價，花花布紅紅綢都非常便宜，新到的外國貨喇叭絨只二角一尺，啡擘綢只要二角半一尺，美華布一元錢有一丈，林老太太連連說便宜，杭州愛國布也不要一角多一尺？於是爲想起她在雲南的姪孫們，想起在四川的外甥們，想起各處各地的親眷們，都想送。她好久沒有出門買東西送人了，現在這樣便宜，她是不是應當買些藏着，將來可以送人。於是她買，一包一包的買。她買給自己，買給女兒，買給姪孫，買給外甥，買給老四，一直買

到他五個孫子與孫女。林老先生看老太太買得鬧熱，他也買一二件添添自己的行頭；公同裏進進出出的人都穿新花樣，他們自己覺得實在太不謙究了，這也是無形中使他們更加起勁的要買些了。

大人滿足了，可是小孩子還是空虛，於是他們見了糖菓要糖菓，見了玩具要玩具，他們捨不得走。哪一個祖母不願意稍稍滿足孫子孫女的慾望呢？於是終於大家滿載而歸了。

夜裏，林先生先帶着疲倦回來，坐於沙發上嘆一口氣。

「韻白，這裏東西真便宜，又好又便宜，你看，這是我買給大团的，這是我買給小团的，」林老太太打開紙包一樣一樣給林先生看：「啊！還有這，這是我自己作夾衣的，你願好不好？」

林先生看他母親的高興樣子，不願意掃他興，但是他管家管錢的，知道手頭二萬元錢在上海這糧地方支住十二個人生活是支持不了多久的，他拿了一支烟抽，說：

「娘，我們住了上海，這些東西什麼時候不能買，何必這樣急？」

林老太太雖然覺得這話對，但總有點不高興：

「可是現在大減價呢？」

「上海天天是大減價。」

林老先生在喝茶，他看他兒子不高興，他太太被說倒了，而且買東西他也在內，於是打斷了這話頭，說：

「你房子尋到沒有？」

「房子，尋了十來處都要頂費，可以住得開的都要一千以上的頂費。」

「頂費要一千以上？」

「現在到處都沒有房子。」

素一同素二爲了玩一輛小汽車鬧了起來，把林先生的話打斷。

素二的汽車被素一搶去了，素二大聲的哭。

林老太太牽汽車給素二，罵素一：

「不玩自己的輪船，要搶弟弟的汽車。」

於是素一大聲的哭了。

林先生忍不住說：

「娘，這些東西買給他們幹麼，糟蹋錢，反而害他們爭鬧。」

林老太太正要說什麼，可是有人進來了。

「那是二少奶奶，肉誠的平素也夾着一大塊東西。一進門就說：『啊，要，我替你買了件夾衣料。』二少奶奶擔心的是她娘要怪她買東西，所以預先買了一件給她，可是她婆倒沒有怪她，怪她的是她丈夫。林老太太沒有說什麼，林先生在沙發上懶洋洋的發出厭倦的問句：

「你不是看房子去麼，怎麼買這些東西？現在我們頂要緊是房子。」

「房子！說起房子，我看了一上半天，都要頂費，很大的頂費。」她很強硬的說：「現在做二房東都發了財，一間房子分租比全幢還貴。」她突然坐了下來，又繼續下去：「我說早點搬來。早點搬來，我們不但有房子住，而且還可以把房子租出去，弄得好不但不用出房錢，還可以賺錢，現在好，我們要頂才租得到房子！」她說完了很有理的嘆了一口氣。

林先生在喝茶。正要說話的時候，老三進來了，他笑嘻嘻地說：「娘，我

們今夜去看戲吧，早點吃飯。」

「你找房子怎麼樣了？」林先生問。

「啊！房子，房子都要頂費，我已經托了幾個人去留心。」老三到上海如魚進了水，他接下去說：「今天戲好，不能夠錯過，所以我已經定好了座位。」

「什麼戲？什麼戲？」二少奶奶搶着問。

「好戲好戲，我不說，你去了，就曉得。」

「那麼我們那裏吃飯呢？現在已經七點鐘了。」林老太太也很高興。

「隨便那裏，你們要吃廣東館還是京菜館。」

「旅館裏吃呢？」

「又貴又不好。我看還是京菜館吧，明天去吃廣東館。」

於是除了大少奶奶陪小彭在旅館叫點東西吃吃外，大家都興高彩烈有說有笑的出去了。

四

第二天大家對於兩間房住十二個人的不滿意也不嘮叨了。林先生還是拉着老三一早出去尋房子。

房子還沒有尋到，可是大家並不焦急。

今夜是廣東菜，飯後大家看電影。

這樣一挨又是兩天過去，忽然素一發起熱來，想是疹子，可是熱度一天天高起來，請中醫，又請西醫，後來方才斷定了是肺炎。旅館住病人終是不便當。於是幾個主意又爭執起來，結果還是住醫院。

素一去醫院的第二天，素二忽然發病了。疹子的傳染真是快，素三隨接也發了起來。

二少奶奶已陪素一到醫院去，她怪來怪去怪大少奶奶，說要她們肯在甯波耽幾天，這疹子不會傳染給素一的。大彭的疹子早發過，小彭也已經好了。現

在大家都要看顧素二與素三。請醫生，吃藥。林先生爲此也忘了找房子，他常常去醫院，有時候也要看朋友。

其餘的人自然更想不到找房子，大家守着素二與素三做什麼好呢？打電話約朋友打牌吧？

於是每天打牌吃另飯，夜裏男人們無聊，去跑狗場或者回力球場去。

不久素一出院了，素二素三也已經痊愈，但是醫藥錢用了不少；二少奶奶也已恢復了素一病前的自由，旅館生活更加熱鬧起來，大家要吃什麼就拿什麼，要看什麼就鬧出去看什麼，爭吵的情形也少了，生活快活的過着。誰都知道把日子這樣打發是再容易沒有了。

糊裏糊塗的月底到來，旅館開上千餘元的帳單，銀行也寄來清單。林先生算算他們整個的產業已經動用了三分之一，平常開支票時莫明其妙的，這時候雲消霧開，豁然展開了一個可怕的前途，像是晴天裏一個霹靂。

林家靠祖產生活有三代了，大家在古老的屋裏，懶逸地平穩地消磨生命，沒有享受近代的繁華，也不知金錢與工作，林老先生年青時愛點花鳥，現在愛

點現成的古玩與書，因為這些都是上代傳下來的東西，他用不着化錢；出門的時候也只在茶館裏隔一杯茶，社友間打打小牌。看戲，在以前，半年中也有一二次，現在則大家好久不去了。林老太太的精神在經堂佈置上或者牌上，她並不是不喜歡別的，不過長遠不接觸，她已經忘去了。老三以前在上海做事，什麼都玩慣了，虧空了不少，後來由他家裏賠出來才了事。到杭州後因為朋友少，家裏管着，所以也還安份守己，回家裏打打小牌也就把空的辰光消磨，可是現在大家都來上海，老三是引起了以前的趣味，林老先生雖也到過上海，但是多年前的事了，而且來時日子少，路生胆子小，現在有老三陪伴，同林老太太一樣，覺得世界上還有這樣一個另外的世界。她們不知道錢，他們只知道照舊是生活，大少奶奶是舊式的，驟憑家庭；二少奶奶在杭州好像關在鷄籠裏的老鷹；小家庭時候因經濟的束縛而壓下的意識，這時候回上海好像無形中發洩了。所以大家都沒有意識到錢要化完，至於林先生，第一他一個人生活過，組織小家庭過，第二他讀書時候支配過金錢，也終算管理過幾年的家務。這次到上海，爲孩子的病，他心境不好，也忘掉了一切，其次他也不曉得在林老先生

手上的支票簿是怎樣開的？誰知道林老先生會隨着老三的慫恿而胡化呢？

旅館的帳單不但出了大家的意外，也出了林先生的意外。於是林先生又把這些事實向大家說。

大家駭了一跳，但都沒有主意。

大家沒有了主意，也就沒有爭執。

大家都看二少奶奶。她正由座位站起來，以為她又有什麼主意了，但是她發的是牢騷；

『旅館這樣貴，這完全是沒有租房子的緣故。假如早聽我話，早點逃出來，不但早租了房子，而且還可以分租出去。』

『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林先生說：『據我看，現在就是出一二千塊錢頂費，也只好出；早一天搬出旅館就可以早省一天錢。』

大家沒有說什麼，事實把她這樣決定了。

可是當林先生出去找房子的時候，牌聲又在房內響起來了。

五

房子已經有了，是一千五百塊錢頂的，裏面有一整傢俱；這房子是三層樓一幢，有二個亭子間，現在要把這房子分給十二個人住，於是爭執又起來了：

「……………」

「……………」

「……………」

「住在小一點地方我不要緊，但是我要一間作經堂。」林老太太要佈置一個經堂，雖然她不一定要唸經。

「三層樓亭子間倒可以讓我做書房，擺點古玩與字畫。」林老先生要佈置書房，雖然他半年裏不見得要讀一本書。

「那末大家睡到那裏去呢？」林先生在房內來回的走，好像想辦法似的，眼睛看看地上說。

「我同孩子只要一間這樣的房間就是了。」大少奶奶說時眼睛看着房間的周圍。她住杭州時有二間房間，每間比這旅館房間還要大許多，他不知道新租的房子內根本沒有這樣大的房間，所以他的原意還是表示他的慾望的微小。

「我早說這房子太小，住不下這麼些人。」老三說了自己也覺得有點錯謬似的笑了。

「就這房子，也要六十五元一月房租。」林先生回答他，這次眼睛望着老三。

「那末怎麼辦呢？一共是五個房間。」二少奶奶請教林老先生與林老太太。

林老先生林老太太都沒有主意。大家沉默了許久。

還是林先生打破了這沉默；

「現在逃難時候，大家只好將就一點，娘是不是？這裏房子小，又要出房租，有什麼辦法！」

「我想或者暫時先住一住。」老三遷就他哥哥說：「爸娘住在三層樓，或

者再帶一個小囡，二哥二嫂帶素二素三住二樓，大嫂來住一間亭子間，大彭小彭同素一末，同一個傭人住一間亭子間，我同老四來住在客堂裏。」

「這也不是辦法，客堂裏終要吃飯，或者坐坐談談。」林先生說。

「有時候還要打打牌。」二少奶奶加一個更大的理由。

「我以為爸娘住在三樓，最好肯加一張小床給素一睡，我們來帶素二素三住二樓。嫂嫂同孩子們住一個亭子間。老三老四住一間亭子間。樓下客堂也可以做爸爸的書房，也可以做娘的經堂，也可以大家吃吃飯，談談，打打牌，假如我們用傭人，夜裏就叫他們打鋪睡在地板上。」林先生看看大家，又說：「現在逃難時候，上海租人家房子比不得杭州自己房子，大家只好湊合點。」

大家也沒有異議，因為事實使他們沒有可爭執了。

「那麼我們到底用幾個傭人呢？」二少奶奶提出了新問題。

「現在比不來在杭州了，大家只好自己做做。」這是林先生。

「那麼四個人終要用。」老三說。

『要是你發了財，用十個也好。』這自然也是林先生。

林老先生看林老太太，林老太太看看林老先生。在杭州、伺候二老的是一個佣人，屬於大少奶奶與小孩的是一個，屬於二少奶奶與小孩的是一個，屬於大家的一個，此外還有一個當外的男佣人同一個燒飯着女佣人，現在老三說四個都不可以，因此媽們倆不能說什麼。倒是二少奶奶遷就地來打破這個僵局：

『那麼用三個：一個管小孩，一個管地方，一個燒飯。』

『要是這次孩子們不生病，旅館不住，房子頂費不是這麼貴，跑狗場回力球場不賭輸，僱三個不要緊。現在我們只好用一個。』林先生說。

『一個？』大家都驚異了，尤其是二位有孩子的少奶奶。

『一個，只好用一個燒飯的；要是隔些日子我同老三有事情，可以多，用一個，否則我們就要不得了。』林先生很冷靜說。

那末收拾地方管孩子怎麼辦？』大少奶奶說。

『誰住的房間誰管，孩子也只好由他娘管了。』

『可是有許多零零碎碎的事情。』林老太太說：『我想二個終要用。甯使

別處省一點。」

「二個終要用，你也是，還有十二個人衣服要洗，難道我同大嫂還有工夫與力氣來洗衣服。」二少奶奶又提出更大的理由。

林老先生不響了；不響就是默認。

六

第二天，林先生到新頂下來的房子去，又買了一些傢具，總算擺佈好了。回到旅館已經不早，大家還在打牌。

他向大家報告他已經把房子安頓好，明天就要搬了。這意思是叫大家早睡。但是大家都沒有理會他。

大家沒有理會他，他只好等着；等到打完了四圈。他正要說話的時候，老三拍拍牌桌，說：

「再扳四圈。」

林老先生剛要表示同意了，幸虧林先生說得快：

「爸爸，不要扳了，你這幾天也累了，明天要搬家，大家還要起早理東西。」

林老先生要致雖然未盡，但是這幾句話似乎很難反駁，所以不響，但是他

看看二少奶奶，這因為只有二少奶奶的地位，可以比較無理的去馭林先生。

但是二少奶奶望望林先生。林先生趁她看他的時候，他說：

『你決叫茶房把牌收起來吧。』

『現在又不晚，就是你急。』二少奶奶隨裏雖是這樣說，手可已經聽林先生的話按電鈴了。

茶房進來收拾牌桌，老三與林老先生在談牌經：林先生在沙發上打呵欠。大少奶奶很掃興，她覺得要做點事情，免得局促。於是他就去倒茶給大家。

『要點點心麼？』茶房收拾了牌桌問。

『啊，點心，』老三開始興奮了：『我要一碗蝦仁湯麵，爸爸，你呢？』

『蝦仁湯麵，好好，我也是蝦仁湯麵吧。』

於是林老太太要一碗冬菇麵，二少奶奶要一碗馄飩，林先生自然也免不了要一碗。

剛纔大家有點掃興，現在可是又被點心提起了，大家等點心，自然還是談牌經，什麼剛纔林老先生一付三翻啦，什麼老三一隻中風啦。……

大家談得很興奮，可是話也就談完了；話一談完，方纔想起了點心還沒有來。大家有點不耐煩，老三說：

『其實這等點心工夫，還可以打四圈。』

真的，十足有四圈牌可以打。『林老先生也應和着說。

但是點心終於來了。

大家吃得滿房間都是聲音。聲音過後，大家吸一根烟沉默了，因為疲倦跟着飽肚襲來；大家在沉默中打呵欠。

這樣終算把一天打發掉了。

七

第二天，孩子們把林先生二少奶奶吵醒時，辰光已經不早，但是大家都還睡著。林先生把老三叫醒了，二少奶奶也叫醒了大少奶奶，開始理東西。於是林老先生夫婦也被驚醒了。

孩子們吵擾，老夫婦嗚嗚，又是吃飯喝茶，小房間鬧得一塌糊塗。這一個多月來，大家買的東西實在也不少，好容易包紮好了，可是沒有箱子放，於是派老三去買去。

買兩隻箱子是便利不過的事，但是老三竟買了二隻二十多塊錢的皮箱來。林先生很不高興，但是老三說，公司裏沒有便宜的貨色。於是林先生自己去。

去了很久還不回來，大家等得很着急，派老三去尋，尋了半天尋不着。原來林先生到公司看看的確沒有便宜的貨色，只得退作禮券，又到三馬路

去買三隻柳條箱子回來，雖然多化了一點現錢，但是東西終便宜了。

林先生回來怪老三，說是現在幾十元禮券有什麼用？但是林老先生以為既然不能退現錢，那麼用好一點也就算了。何必再去買別的，害他們等得這樣心焦。

但是儘管怎麼爭執，東西還是要理。

等到什麼都理好，可以出發的時候，車子問題又發生了。

行李房有二三十件行李，房間裏又有十來件行李，林先生主張用老虎車，二少奶奶則主張用搬場汽車。於是大家又發揮了許多議論。二少奶奶的意思是運到那邊可以有時間理，林先生則以為今天終是理不及了。老三自然附和二少奶奶的，因為他生怕叫他坐黃包車去押這些行李，林老太太沒有意見，林老先生也以為還是汽車好些。

所以這個爭執是二少奶奶勝利了。

林先生付好了帳，僱了二輛汽車，自己帶了十個人先走，叫老三點行李同搬場汽車一同走。

這樣，大家就大咒小啼的進了新屋，新屋自然亂七八糟，大家於是等行李到來。

行李到的時候已經六點多，卸下以後，又要吃飯，今天沒法開火，自然到外面去吃。

又是館子問題，接着是車子問題，時間在爭執中過去。吃完饭時候還早，似乎應當有點餘興了，但是老三不敢提議，老先生不想提議，二少奶奶有點累了，所以大家安安份份回家。舖床睡覺的時候，大家也已經有了呵欠。

八

第二天，大家佈置經堂的經堂，書房的書房，寢室的寢室，呼三喝四的鬧作一團。

一切終於慢慢就緒，兩個傭人也傭來了。孩子們也進了附近的小學，老四呢，起初還擔憂，後來打聽幾隻學校，都還可以隨到隨考，隨時可以插班進去，於是也有書可唸。

這樣，大家似乎安定了，但是每天大家都覺地方小，稱讚老家。但是消息傳來，杭州的確淪陷了。大家担心杭州的老家，可是一點音訊沒有。

地方小，心緒不好，更感膩煩，那麼還是約點遠親近鄰打打牌吧。於是客堂裏響起麻將，日子倒也打發過去。

後來從打牌桌上，林老先生知道有幾個社友們也逃來上海了。於是趕快去打聽消息。

原來他們十代的老家已經什麼都毀了。一切未撥出的東西，無論林老太太的經卷佛像，林老先生的古玩書畫以及一切家用什物，甚至門窗板壁都被搶光拿光，管房子的人自然都走了，屋殼現在正做敵人的馬房。

這消息自然使大家都鬆過了，大家談着，談着，早起談，吃飯談，睡覺談。林老太太怪走得匆忙，東西沒有爽快的帶；林老先生怪林先生太急，不讓他多帶古玩書畫；大少奶奶懊悔這樣，二少奶奶懊悔那樣，小小的房子更加熱鬧起來。但每次還是林老先生來下結論：

『懊悔也沒有用，這是大劫大數。』他這樣安慰大家以後，於是大家異口同聲說：

『這真是大劫大數。』於是林老太太加上：

『要不是大劫大數，決不會輪到林家，我們林家十八代祖宗從沒有做過缺德的事，我又信佛唸經有三十年……』

做完這個結論，大家或者出去，或者打牌，或者睡覺，但是第二天又從懊惱談起，談到大劫大數。

於是日子在談中過去，等辰光把這些談話消磨。

靠着這些談話，對於新環境的狹小，大家似乎習慣了。房子雖小，好在外
面地方大。

林老先生常常到社友地方去，這裏不是杭州，他們已不再在同善社修行，
他們有不少新奇的玩意可以玩，老三常常做了他們的嚮導。

存款天天在提動，大家快樂地過着。

不過林先生在擔憂，不知是氣質使然，還是他是長子的緣故，他每天計算
着現在與將來。

起初他只想尋一個合適的職業，以爲一有職業就可解決一切，但是職業雖
有，都不合適，於是弄到後來，不合適的職業都沒有了。

最後，終算靠二少奶奶母家的關係，找到了一個七十元一月的銀行位置。
但是這七十元一月的收入，於這個家庭有什麼補呢？

老三的化錢他還可管，但是他父親的化錢，他有什麼方法管呢？算算存款
一天一天少起來，他已經分不出用存款在渡日子，還是日子在打發存款。

於是有一天，林先生在吃飯的時候將這個問題提出去。大家自然有點驚愕，但是都沒有什麼辦法。

沉默。於是林先生開始說：

「爸爸，我們只好節省，第一是不要出去化錢。」

林先生知道爸爸外面牌打得很大，所以這樣說。

林老先生還沒有表示，但是老三先發言了：

「省，怎麼省也不能不動存款開銷過去，我們終要想法子賺錢。」

「賺錢，那麼你去賺點試試。」林先生說時，眼睛釘釘老三。

林老先生覺得這是一個爭執，他抽上根香烟說：

「都要緊，都要緊，開源節流，開源節流。」

林老先生話剛說完。廚房裏有素二的哭聲，老三就借着岔兒出去，哄着素二上樓了。

林先生對着老先生，沉默着。隔了一回，林先生又說：

「要是老三有個事情，就比較好點。」

『他能賺多少錢，有什麼用？』老先生說了，好像誇讚林先生似的說：『他肯像你這樣就好了。』

林先生雖說主張開源不易還是節流，但是怎麼樣節流，可以收支相抵，這是林先生說不出的，正如老三說不出如何開源一樣。林老先生雖然主張兩樣都重要，但是一樣都沒有辦法。

所以沒有結果

沒有結果，還是要生活下去。

日子照舊的一天一天過着，錢一天一天的化着。

九

林先生是在就憂，他覺得應當想點辦法。

辦法終於想出，他把八千塊現錢買了外匯。另外僅有的是一千幾百元錢留作家用。但是他沒有同他父親和弟弟們說，第一怕人多意見雜，第二怕賺了一點錢他們會化得更隨便。他同少奶奶說起這件事，少奶奶也再三關照他不要同家裏別人說。

這自然再好沒有了，但是當一千幾百元錢快用完的時候，林先生慢一天將外匯脫手，以致林老先生的一張支票退回來了。

林老先生支票是老三去取的，退了回來，老三自然疑心他哥哥把錢化完了，否則就是故意把錢劃到別處去，叫他們支不動錢，回來同林老先生一說，林老先生想了一想，覺得林先生素來謹慎，把錢用完，這是不會的，一定是不給林老先生支錢，所以把錢挪到別個銀行去了。這樣他越想越氣，要是這時候

身邊有錢，外面跑一跑，也許會好，但是沒有，就在客堂裏跑上跑下，又兼老三在旁邊，引證許多事情，說別林先生存心不寬，這使林老先生一方面感到在小兒子面前失去父親的尊嚴，另一方面感到將來的危險，所以實在有點忍不住。所以當林先生從銀行回來，剛要上樓的時候，林老先生就叫住了他：

「親白！」聲音尊嚴而尖厲，這使林先生非常驚訝，因為這是十幾年來沒有聽到的聲音。

林先生於是折回來，到了客堂，他一進客堂，老三就溜出了，於是林先生只見他父親面目板板的迎着他。

「爸爸，什麼事？」他開始先問。

「你爲什麼把錢挪到別處去？」老先生目光釘着他。

「把錢挪到別處去？」

「你真是越來越像樣了，目無父母。我因爲年紀老了，叫你們管管家事，你們到多起你父親來了。」

林先生當家以來，這是第一次遇到父親的聲色，他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但

當他看到老三剛纔溜出去的情形，他知道這一定父親聽了老三什麼話。

「爸爸，有什麼事你好好說，不要只聽老三的話……」

「我聽老三什麼話？」林老先生頓了一下又說：「我該老子的要用點錢難道是多麼麼？」

「爸爸！」林先生這時候實在忍不住了：「我不過為家裏着想，爸爸既然不相信我，我明天把櫃子交你就是，錢都在，你放心好了。」

林先生說完了，就往樓上跑，二少奶奶正在門口聽着，聽見他上來了，她就溜到房裏去，故作迴身來說：

「什麼事，你同你父親怎麼啦？」

林先生沒有回答，坐到沙發抽煙，什麼也不響。

「何必同你爸爸生氣，他年紀也老了。他不相信我們，我們何必辛辛苦苦管這個家？」

少奶奶隨時都在注意分鐘的價幣，她又聽清楚圍繞的爭論，她見丈夫沒有話說，她又說：

『我想，你明天把這八千塊錢交給你爸爸。讓我們搬到別處去住好了。』
林先生還是沒有作聲。少奶奶又說了：

『這個舊家庭實在够悶氣了。上海的朋友，這次碰到都說我老了。我早就想同你說我們搬出去組織小家庭；又怕你要做孝子。現在既然這樣，你父親生氣，我們爲什麼不搬出去？也好讓他們住得寬敞點。』

不知是其中哪一句話觸同了林先生的心，他開始淡淡的發出一句問話：

『分開住不是更費麼？』

『但是在精神上終可以痛當點？』少奶奶於是坐在他的旁邊說。

『那麼，我們帶着三個孩子，難道……？』林先生說了半句不說了。

『那要靠我們努力，我們買的外匯不是有七八千元可以賺，用這個做本錢，我們不是可以做點生意。』

『外匯，那是家裏的錢呀，你這是什麼意思？』

『家裏的錢，家裏八千塊錢，你還他們八千塊錢還不够麼？』她又補充着說：『你給他們多，將來也讓老三糟塌掉，他們又不會做生意。要是我們生意

做得好，你將來做孝子的日子正多呢。」

「……」林先生不響，眼瞞望着空氣。

「我呢，還有點首飾，也值點錢。前些天，有朋友叫我同他合資辦一個小學校，我正想同他商量，想把他兌去去合作。」

「辦小學校？」

「是呀！」她說：「現在辦小學都發財呀。上海人多，小學生自然也多。」

「……」他又不響了。

「在這樣大家庭裏，家不管，去做事終不像樣，你父親不是也不會贊成的。」

「你要做事，那麼孩子呢？」

「你真傻，孩子反正要讀書，放在自己學校不更好麼？」

「……」他又沉默了。

樓下叫吃飯，打斷了她們的談話。

林先生不吃，可是二少奶奶磨着下來了。下面林老先生還在生氣，老三出

去了沒有回來。二少奶奶一聲不響，吃了飯，領着孩子上去，於是再下來拿飯給林先生吃。

十

第二天，林先生出去以後，二少奶奶也跟着出去了。二少奶奶是去看房子，選到朋友地方去打聽打聽。回來時候林先生已經在家。她聽見林先生同林老先生在客堂裏，就一直上樓去了。林先生已經把八千元的存摺交給林老先生，告訴他這是憑摺取錢的，這表示林先生自己從此不再支款了。

林老先生收了存摺，沒有話說，於是林先生陪一回也就上樓了。

到樓上二少奶奶迎着他問：

『交給他了？』

林先生點點頭。

於是二少奶奶同他談房子的事情：

『租房子實在不易，我想還是頂一頂吧？話梅同我說，她們弄堂裏倒有一所房子出頂，兩千塊錢。』

『兩千塊錢？』

『兩千塊錢，是的。不過裏面還有一堂傢具，房子很好，我去看過，房租也不貴，我們分租出去，可以不出房錢。』

『……』林先生不響，心裏似乎在想別的。

『我們要早點決定，明天拍定了，早點可以搬。你說怎麼樣？』

『……』林先生不響，歛一回纔說：『隨你去辦吧。』

一夜無話，第二天二少奶奶去付了定錢，但是要等一禮拜後纔能搬進去。

她回家來同林先生談了，決定暫時不說，等要搬的頭兩天再說。

林老先生雖然把存摺拿來了，但是富家的事情並不想從二少奶奶手中拿來。所以在吃飯的時候，他問二少奶奶一個月到底要多少家用？

『大概終要三百元左右吧？』二少奶奶只說一句。可是飯後林先生還在客廳裏，她帶着孩子們上樓以後，林老太太進來了，拿着三百塊錢要給二少奶奶，可是二少奶奶說：

「婆婆，錢何必交我，每天要用來拿就是。」

「既然叫你當家。」林老太太說：「自然把每月的錢交給你好。」

但是二少奶奶一定不接受，最後接受三十塊錢，她說：

「這許多放在手裏太不放心，還是先拿三十塊錢，用完了再問公公拿好了。」其實她心裏已經打算好，柴米衣料不買，三十塊錢大概够維持到一星期了。

於是林老太太拿了其餘的錢出來。

二少奶奶本來是不想再當家的。但是現在房子扣定，一星期後就要搬了。所以也就不想再多一次麻煩。

於是每天用這三十塊錢，打發這一禮拜的日子過去。

一禮拜的日子是容易過的，於是星期五的晚上，林先生提出了遷家的意思。

「要搬？」林老先生首先有點不舒服。

「誰要搬？」林老太太問二少奶奶。

「我想，」林先生接住了說：「這裏人多，爸爸媽媽也住得不舒服。所以我們另外去住，或者……」

「那麼兩家開銷不更大麼？」林老先生搶着說。

「還有，」林先生說：「我們這樣終是過不下去，我也大了，再用家裏的錢也說不過去，所以我想讓趙去做小學教員。……」

「那麼小孩子怎麼辦呢？」林老太太關念着孫女們。

「預備就在自己的學校裏讀書。」二少奶奶得意地說：「這樣我想自己也可以照顧。」

「那麼也何必搬，在家裏不是一樣可以去教書？」林老先生心裏覺得他們搬出去，就是因爲上次的生氣，他想挽留。

「不是，這裏離那個小學校也太遠一點。」二少奶奶自自然然的說：「而且小學裏事情很忙，我擔任了級任，兼教務主任。還有孩子們，早晨會來不及。」

「位置已經約好了麼？」林老先生驚異地問。

『是的。』二少奶奶點點頭。

『多少錢一月？』

『三十元。』

其實二少奶奶所說的並不是事實。總計劃中是反正就要成事實的，何不當作事實來說。

林老先生覺得他們意志很堅決，不說什麼了，或者在想點話說。林老太太也在想話說。林先生不安地站起走幾步，二少奶奶一見大家很局促，勉強見素二在門口奔，就叫一聲：『素二』，趕了出去，拉着素二上樓了。

客堂裏空氣太悶，大家沒有話，幸虧老三從外面進來了。於是林老先生有話說了：

『你哥哥要搬。』

『搬到那裏去？』

『搬到外面去住。』

『爲什麼呢？』

於是林先生說了：

「你嫂嫂要去小學校教書，還有小孩們也預備進那面去。這個學校離這裏太遠一點。」

「那麼什麼時候搬呢？」

「明天下午，後天早晨。」

「那麼就要理東西了。」

「是的。」

林老先生似乎想老三有點意見，但是老三對於他們搬同不搬竟沒有意見。於是大家沉默了。

人多話少是最寂寞的事，於是老三提議打牌。嫂嫂要搬出去了，最後大家打一次，林先生沒有反對，因為這倒是一個解脫這份沉悶空氣的辦法。別人自然更不會反對。

於是老三把牌倒出來，叫發媽請二少奶奶下來，於是沙沙的牌聲冲破這空氣的苦澀。

十一

第三天早晨，是星期日，林先生同二少奶奶帶着素一素二素三搬出去了。

二層樓現在空了出來，林老太太因為樓梯難走，所以要從三層樓搬下來。三層樓讓給大少奶奶帶着大彭小彭住，老三與老四各占一個亭子間。這樣分配，大家沒有異議，因為林老太太現在似乎也不想到經堂，林老先生也忘掉了書房。

七手八腳搬好了以後，大家都吐出了一口氣：覺得二少奶奶搬出去，倒是於大家有益的事情。其中最感到舒服的當然是老三，他伴着他父親，可以更自由的化錢更自由的做人了。

於是他們天天去跑狗場，回方球場，贏來錢自然樂得享受快樂一場；輸了錢，多都輸了，難道還怕化點享受享受嗎？於是飯館戲院，日子過得全家都快樂。

但是林老先生的存款是一天一天少了下來，平常不注意，等到一看銀行存摺，林老先生自己也嚇呆了。原來存款真是快提光了。

星期日林先生有時候總來看看林老先生，平常林老先生可從不提錢，可是這次不得不露出來了。

對於金錢的問題，世上不外開源與節流；林先生籌思了一下，覺得老三應當先尋職業，回力球跑狗場總應縮跡，客堂可以租出去。林老先生對於第一條自然贊成，對於第二條也不反對，但是對於第三條則覺得根本不能行。

林老先生於是到各處去看社友，託別人爲老三謀事，林先生也到朋友地方去設法。但是兩星期過去了，沒有頭緒，林老先生很着急，林先生也覺自己有責任，他於是託二少奶奶去想法看。但是二少奶奶覺得林先生多事，她說：

「我們已經分出來了，還管他們作什麼？」

「但是總是我的弟弟，我怎麼好不管？」

「我去託託人或者有沒有辦法，可是我可託的人，都是要去買面子交情的，先

賣掉了一次，以後我們自己有急就難賣了。」

二少奶奶並不是不願意幫忙，她要表示自己的威權，所以她接着就說：而且老三也太不爭氣，將來出了岔我們怎麼對得起人家。」

「這個自然只好叫父親去找一個保人。」林先生說：「我們只要盡我們能力就是了。」

二少奶奶似乎首肯了，但是不作聲，她過來摺被舖，這已經睡覺時候了。

於是林先生也不說什麼，他寬衣預備就寢了。

一宿無話，第二天林先生到行裏去後，二少奶奶也出去了。

夜裏回來的時候，說是老三的事情已經有了眉目，那是一個新開小錢莊裏的職員，薪水不大，但是年底紅利據說很可觀。

林先生第二天就去報告林老先生，林先生特別提出保人問題，要林老先生去尋去，這保人責任自然是很重要的。他還請林老先生要好好叮嚀老三，並且以後要隨時注意老三的行動。

林老先生覺得保人並沒有問題，對於老三自然也答應去注意，但是心裏覺

得林先生也太不相信自己弟弟一點，老三雖然以前在上海出點岔兒，但是那幾年青時候的事，後來在杭州不是很好。

林先生隨即走了，林老先生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訪社友，請他們替老三作保，但是大家都覺得責任太大，林老先生跑了一天竟沒有結果。這是出了林老先生意外的事，使他很感到世態炎涼，但是如果爲了尋不到一個保人，不能使老三去做事，這在林老先生是一件丟臉的事，而且對自己的大兒子也無法交代。所以當夜想了幾個人，第二天又去接頭去。總算有一位姓王的親戚答應了他。

於是沒有幾天，老三就進了恆泉錢莊。

恆泉錢莊的職員大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弟，他們衣着入時，出入娛樂場所，薪水只能充他們的車錢。老三初進去自然同他們不熟稔，但他是活潑豪爽多言笑的人，所以不到一個月就同他們混在一起，一同跳舞，打牌，上賭窟了。同林老先生在一起，老三不過到跑狗場回力球場走走，現在他到了另外一個圈子裏，在耍錢，捧熱鬧以外，他又愛上了女人。他在舞場裏，不久就迷上

了一個舞女，他必需用錢去鋪張。錢不夠，自然只好在店裏移挪，等到覺得所移挪的錢不能歸還的當兒，他想去賭窟裏贏一點來，贏來了又覺得賺錢並不是難事，於是化得更加痛快起來；但如是輸了呢，他只得再向錢莊裏移挪。這樣日積月累，不到半年，他已經虧空不少。但是年底到了，要查庫，又要結帳。他覺得他的虧空無法彌補時，他想還是捲一筆款子帶着他所愛的女人跑了吧。好在淪陷區域的世界也不小。

於是第二天，報上刊登了恆泉錢莊的職員捲款兩萬六千元潛逃無踪，錢莊也報告了捕房，刊登出緝拿的啓事。

十二

這事情自然是保人的責任，但是老三可以潛逃，林老先生並不能潛逃，林老先生在杭州是世家，兒子出了事，當然不能脫責，林先生同二少奶奶是介紹人，面子有關，所以也不能推諉。

於是這三方面而研究，爭論，奔走，談判，請客，挽人，說情，鬧了兩三星期之久，終於同營盤當局說好，把報上的通緝取消，立刻賠二萬塊錢給他們。

這兩萬塊錢是怎麼來的呢？林老先生現在是沒有錢了，雖然在淪陷的杭州湖邊還有押出去的一點房子；保人雖是有錢，但不肯拿出來，林先生現在雖是很好，但終說沒有辦法。可是交款的日子近了，必需由他們負責。最後保人答應出一萬五千元，但是林家押出去的湖邊房子的主權歸他。林先生答應去籌五千塊錢。

出這五千塊錢，二少奶奶是不高興的。她說：

『我說我們不要管老三的閒事，現在石板壓自己的脚面；你又不聽我的話

……』

『但是，』林先生接着說：『我告訴你，今天我把我們的團煤賣去，賺了六千多，一個人分給八錢有零。』

二少奶奶想了想也笑了，她緊緊要出去。因為學校裏正忙着招生。

但是傭人上來了，報告昨天看房子的人來付錢了。她們給房子要出頂，原因是她們可以搬到學校三層樓去住去。

這所房子頂進是二千塊錢，她們把二層下層都租出去。剛開始的漲，物價的高漲，她們租金一次次的增加，但是大房東的房租，限於契約及別種關係，到現在還是顯舊，所以二少奶奶自己不但可以白住，反而可以賺錢。但是現在她要把它頂掉。價目是四千塊錢，召頂房子一週，就有許多人來接頭，一天工夫就扣定了交易，今天這位老頭的人來領錢了。

於是二少奶奶請他進來，曬晒了錢，出了收條，扣定了交屋的日子，她就

到日華小學去，日華這名字是她同輩的朋友金大小姐合夥的高標，因為，日華二少奶奶名字裏的一個字，華是金大小姐名字的一個字，這小學的校址在法租界，是一宅很大的花園洋房，上學期她租了這宅大房子怕學生太少，她們將上面兩層分租出去。她們二個校長，每人只出二千五百塊錢，租定房子，做一塊金字招牌，印一點章程，辦了一點桌子板凳，於是報名費就滾進來了。接着就招考教員。

上海的人口已經增到五百萬，這些都是內地跑來的人，不少是以前教過書的，不少是中學畢業的，沒有事做，還有不少的小姐，從學校畢業出來以後，找不到適當的人可以嫁，所以開居在寮裏的；這些都是不計薪金的教師。

於是二十塊錢一月，立刻就有幾百個人來憑你挑選。

但是一個學校，除了教員以外，終還要一點內行的人員，二少奶奶是外行的，二少奶奶的朋友金大小姐也不懂什麼，於是金大小姐的叔叔介紹，用四十塊錢一月，從內地請來一個教務長，這教務長姓張，抗戰前她在內地曾做過十來年縣立小學的校長，因為那個地方淪陷了，所以現在她沒有事情，住在他

弟弟那裏，聽現在四十來歲，人胖胖的，大家叫她張先生，但是二少奶奶在她們背後可叫她張大塊頭。

背後叫張先生這樣的綽號，那就是表示二少奶奶同金大小姐是不滿意她的。這因為張先生辦教育有年，處處要根據辦縣立小學的精神來辦這個學校。她要站在學生的立場對校長爭辯，正如以前她站在學校立場向縣政府與黨部爭辯一樣。譬如學校收學生兩元錢體育費，她就主張置辦一點木球藍球的器具；收學生一塊錢圖書費，她又主張要購置一點兒童畫報與讀物，收學生兩塊錢衛生費，他就主張要請一個校醫，備一點普通的藥物。……

上學期第一次招生就來了三四百，第二次第三次又是一二百，學費雜費，體育費，衛生費，圖書費……收進來的錢實在很可觀，二少奶奶同金大小姐把應當開銷的錢留出，大家已經把本錢贏利分開了。現在張先生要她們購置那樣，舉辦那樣，她們怎麼會舒服？但是章程一切原都是張先生擬訂的，自然不好意思對她說什麼。她們只是用敷衍的方法說是已經去購置了，託人去辦了，最後因為張先生權不過，只得置辦一點便宜的藥品，簡單的運動器具，以及到

舊書攤上買了幾十本又髒又破的兒童讀物。

其他的事情自然很多，處處使張先生非常失望，一學期終了她就辭職了，二少奶奶與金大小姐自然沒有挽留她，她們已經有了基礎，她們也學會一些內行的事情，而且更甚的她們還想出，不，或者說她們從別處學會賺錢的方法。

所以現在的學期，她們舉辦了制服，每人要付十塊錢制服費，制服自然要發的，但是大批定來，一套口衣七塊錢，算來她們可以在每個學生身上賺三塊錢，在制服以外，她們還備了徽章，這是每個學生必須買的。徽章的來價是二角三分，但是他們收人家五角，在徽章同時，學生還應當置辦一隻製有校名與編號的搪磁茶杯，每隻茶杯，她們也可賺兩角。

但是這學期學生更加發達，照第一次招生的成績及舊生留額的數目，已經七百有餘，現在二少奶奶到學校去，還在忙第二次招生。

這因為上海的人口實在太多了，從內地逃難來的，一家平均也有兩三個兒童，本來讀書的，自然要讀，原來不上學的人也受了都市的空氣，要想法省一點錢下來給子女去上學，還有居房狹小，兒童在家裏無事可做，闖禍出亂子，

總有點危險，還不如送到學校去。自然上海也有幾隻較好的小學，但是路遠來去不便，而且名額有限，很難進去，有的家庭也不懂什麼好壞，只知道房子外觀不壞，學校一定還不錯，所以雖然貴一點，也還是有不少的學生。

二少奶奶到學校，看看來應考的學生不少，她心裏非常高興。她們已經向上面兩層房客退租。二層歸學校用，三層有四間房間，一間收寄宿生，一間給金大小姐住，還有兩間就是二少奶奶預備搬進來住的房子。她看看新生有教員們在料理，她就上去看看房子，到底要怎麼佈置安排，還要添置點什麼不要？

十三

林先生他們搬進了白華小學。這很使林老先生驚奇，所以林先生去報告他的時候，他說：

『怎麼突然搬了？』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水電費都貴了，房子合同一滿，房錢也要漲了，搬到那而去終可以省一點。』林先生說了還加上一聲長嘆。

林老先生近來家用也成了問題，本來想問林先生拿點錢，看林先生這樣一說，正如在他背上澆上一盆冷水，他沉默了。林先生也不響，大概有五分鐘工夫，林老先生站起坐下好幾次，最後他也嘆了一口氣，於是說：

『這裏更是沒有辦法！我本來很想同你細細談一談。我們到底怎麼辦好？』

『終只有省。』林先生說：『照我的意思還是把客堂租出去。』

「就是租出去也不能過活。」

「終比不租出去好一點。」

「但是目前生活就成問題。」

「現在世界，過一天，算一天，終只有把一點積蓄用着存說。」

「積蓄，還有什麼積蓄？」

「怎麼？你是說……」

「都完了！」

「都完了？」

「什麼都完了！」林老先生說：「要不我也不想把杭州房子賣掉。」

林先生初聽父親報苦的話，本來想叫他父親把錢交他去做點生意的。現在知道林老先生的確是沒有辦法了，要不然他不會對兒子地方這樣示弱的。

這使林先生有點着慌，因為無論分家分得多麼清，他終不能不養活年老的父母。所以他主張立刻把客堂租出去，於是得了父他親的同意，他動手寫了七八張分租的條子，叫老四拿到門口，弄口，電車站去貼去。

林先生回家同二少奶奶商量，二少奶奶以為她們已經分出了，何必去管他們這些。她說：

「那末誰叫他當初不相信我們，逼我們分家呢？」

「但是，」林先生說了：「我對於全家最低的生活限度終要負責的。」

「那麼最後要弄得大家都餓死。」她說：「你要去管管，我可不管！」

「那麼難道我們自己吃飽飯，叫父親母親餓死？」

這當然是不會有的事情，於是林二少奶奶沉默了。

「我以為，」林先生說：「終要替他們想一個根本辦法。」林先生說完了

在想，二少奶奶也在想，最後她說：

「那麼除非他們肯刻苦，把房子都分租出去，自己住一間三層樓。」

林先生不響，歇了許久，他說：

「最好大媽可以替他找一個事情，讓她帶了小孩住出來，那麼只有父親母

親同老四，住一個三層樓就可以了。」

「哪能找什麼事情。」二少奶奶說：「我們管了父母，難道還要管她。」

『不管她，難道說得過去的？而且這是我們的面子，她沒有事情，父母自然不能不管她的。』林先生望着二少奶奶說：『我想最好小學裏替她弄一個位子，只要有飯吃，給她一點零用，讓大彭小彭有書讀，這就算了。』

這倒提醒了二少奶奶，因為現在學校裏有了住校生，同金大小姐都忙煩得不得了，弄得影戲都不能自由去看。金大小姐已經好多次說想用一個人，不可以管理小孩，而且還可以督理傭人，如打掃地方，處置伙食一類的雜務。但是外面僱用至少也要二十塊錢的月薪，還不見得可靠，那麼現在用了大嫂豈不是好？又省錢，又有面子又解決了家裏的負擔，於是二少奶奶笑了，她說：『這樣也好，我同金大小姐去商量商量看。』其實她自己也還要再考慮一下。

第二天，問題終算解決，林先生把這計劃同林老先生去商量，而這計劃是林老先生所不能反對的。

林老先生對於大少奶奶到白華小學去做事，大彭小彭到學校去，他很贊成；但是把房子都租出去，叫他同林老太太以及老四三個人來住一間，他有點

反對，但是林先生說：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現在我們一個錢沒有，每天要吃，所以只好房錢那裏賺一點來。而且老四也快畢業了，畢業以後自然去做事。那麼也還是：」

「我自然覺得這是省錢的方法，但是你娘，昨天我說把客堂搬出去，她一個人錢咕了半天。」

於是林先生到三層樓，去看林老太太。林老太太正爲客堂要租出去，有點不高興，一見林先生，她說：

「韻白，客堂是要租了出去，家裏還像一個家麼？」

「娘，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總是老三太糊塗。」

「你到搬出在外面舒舒服服的。」林老太太不平地說。

「我們已經搬了學校去，現在抗戰時期，打仗年頭，只好大家吃點苦。我已經叫曰萍替大嫂也在小學裏弄個位子，那麼大彭小彭也可以住校。家裏更可以省點錢。」

林老太太最後沉默了，她知道家裏已經沒有現錢。她嘆了一口氣說：

「這真是林家大劫大數！」

「這也不是我們一家，許多人家比我們還壞。現在家裏一個錢沒有，我賺得又少！所以我同爸商量，把房子都租出去。我們可以多一點收入，那麼還可以弄一口飯吃。」

「客棧租出了，這許多傢具搬那裏去？」

「東西可以賣掉一點。」

「東西可以賣掉？」

「娘，現在是亂世了，我們幾十代的房子都被人占去，幾百年的傢私都被人搶去，我們一定不肯變動怎麼行？大嫂到學校去，我同爸商量，房子都可以租出去，只要留一間三層樓，你們同老四住住，那麼還可以賺一點錢，弄一口飯吃，否則我們只好當東西來吃飯，當光以後，我們就要做難民了。」

「老四也住在一起，吃飯，會客，唸經，都在一間房間，這算怎麼回事？只要你父親先肯省一點，也不會弄到這地步，他享福享够了，叫我來受罪。」

「媽，過去事情不要說了，現在我們總要打算眼前的事情，眼前我們沒有

錢要吃飯。啊，而且老四也快畢業了，畢業以後，總也謀事情，要搬出去。」

「那麼，我想，現在可以再留一間亭子間，給老四住，也可以放放東西，等老四畢業了再說。」

於是林先生不說了，因為一間亭子間相差還不大，而林老太太到底是他的娘，他也不願太使她不高興了。

十四

預定的房子終於都租了出去。林老先生他們，自住了以外，果然還有不少的收入，但是靠這個過活到底還辦不到，沒有辦法的時候，終只有到林先生地方去要一點。日子平平易易的過去。

起初林老先生很少出門，第一因為他覺得應當省錢了，第二因為沒有老三這樣一個人來做他的伴侶。

那麼他應當是很寂寞了。但是並不，因為客堂與二層樓，還有亭子間的房客，都是他的打牌同志，房間很小，閒着沒事，從早趕到吃午飯，從午飯到晚飯，從晚飯到睡覺，這些光陰實在不容易打發，但是當四個人坐在廳桌上的時候，日子就很容易舒適地過去了。

林老先生牌打得不壞，最近賭運尤其好，他一連贏了好幾場，這弄得他的房客們都不敢同他打了，於是他約他的社友來玩，接着自己又每天出去了。

但是，有一天，大概是別人家生日，他去祝壽，打了一晚牌，回來已是天亮，他倒在床上睡覺，下午二點鐘醒來，人有點發熱。

大家終以為這不過是太累一點的緣故，多睡睡就會好的。但是一連三天，熱度反而高起來，那天恰巧有一個社友來看他，這社友懂得一點醫理，當時替他開一點藥方，說他說這是受寒，出一點汗就會好的。

這劑藥下午吃下去，夜裏果然出了不少汗，但是第二天熱度更加高了，林老太太打電話給林先生，林先生趕來了，主張到醫院去住。但是林老先生同林老太太都不贊成，於是林先生請了一個西醫來，西醫替林老先生打一枚針，開一個藥方，也說不出什麼病症。醫藥費一共化去三十八元，這是大家肉痛的病情。

第二天病反而厲害了，林老先生感到劇烈的頭痛，他本來反對看西醫的，現在他更加慍憤了，因為今天病狀的變化，他以為完全是昨天西醫的過錯。於是他又請了一位有名的中醫，吃了三劑藥，但還是一點沒有痊下來。

林先生來看了幾趟，不敢再叫他看西醫，介紹一位他的妻家當看的中醫

來，這醫生說他是濕熱，但吃二劑藥，也不見有効。

此後這病就一天一天厲害起來，反來覆去，不能安睡，後來這藥都吃不進去了，於是又請了一次西醫，打了兩枚針，下午終算熟睡了一回，那天林先生從行裏來看林老先生，吃了夜飯回去。但是半夜三點鐘的辰光，有電話來叫林先生，林先生趕到的時候，林老先生已經不會說話，痲孿了三次就與世永訣了。

喪事在殯儀館熱鬧地舉行。二少奶奶與大少奶奶都哭得很響，林先生也流一些眼淚，林老太太自然是傷心的，但是哭完以後就尋到安慰：『這是大劫大數！』只有老四，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難過。母親家事不帶管，父親是最顧到他的人，現在他要點零用錢都不自由起來了！他感到寂寞與悲哀，他覺得他大哥對於這喪事只當作官事來辦，沒有什麼舉喪的哀苦。

但是日子過得很快，喪事過去後，又是家庭的問題，林先生現在主張把他們房子頂掉，叫林老太太也搬到一起去住，林老太太對於這觸景生情的房子也沒有什麼留戀，只是老四感到了一種威迫。而且暑假快到，老四現在正在忙學

果考試，所以他問林老太太商量，叫林先生講，再住一個月再頂，這意思算得到林先生同意。但是招頂的廣告已預先出去了。

房子不久就頂去，不過交屋的日子是在舊曆初幾，因為到那時候老四已經可以考完了。

當老四考到最後一天的當兒，寒裏已經由大嫂在理什物，胡豎繩索關箱櫃的鬧作一團。

到第三天，他們一早就由一架老虎車搬到大華小學，林老太太與老四被安頓在一間房子裏。

林老太太對於這間房間倒還滿意，也可以說除煙燻香。但是老四可感到一種威脅。

起初他想升學，他問他哥哥去說，但是林先生說了一大片的理由，他從家裏的經濟情形說起，說到大學教育的無用，又說及進大學是公子少爺的想法，最後還訓斥他一頓。這在老四是一個重大的打擊。看到同學們忙於升學，他開始感到苦悶，他每天到同學地方去閒談，常常租自行車在馬路上顛簸，他貪看

不認識的友人，但漸漸認識的友人，他開始注意到世界，漸漸融會，他開始注意到切身的人生，他漸漸注意到各種問題，貪看各種雜誌。日子就在這學生活中付發過去。

這悠長的輪迴使老四有驚大的變化。但是發熱漸漸清退下來，日華小學招生已經招了兩次。有一天當老四回家的時候，林先生正在等他：

「你每天這樣晚回家，到是在那兒？」

老四不響。林先生也不等他回答，接下去說：

「那麼下半年打算怎麼樣？」

這事楞住了老四，他竟對於這個問題全沒有想到。他還是不響，在床沿上坐下，於是林先生接下去說：

「要是沒有別的事體，我總只好在這裏學學教英文。你以為怎麼樣？」

「也好。」老四想了一想接下去說：「但是我沒有讓師範科恐怕教不好。」

「這又是什麼話！」林先生說：「多教教也會教慣，你假設還不是由外行弄

題來的麼？」

老四剛想說話，但是林先生又接下去說：

「那麼就暫時教教，也省得把時間玩掉。」

林先生說完就出去了。留下老四一個人，他靠倒在床鋪上，翻手頭的雜誌，但沒有看進去，也沒有仔細考慮這個職業，他只是迷迷糊糊的看自己紊亂的心緒颯蕩在字行裏。

十五

老四知道做教員是應當讀師範科的。他的母校也有師範科，但是他讀的是高中部，這使他有點胆小，所以他去尋師範科的同学，借了幾本教育概論兒童心理一類的書來看，但是這幾本書就決定了他的命運。

因爲在學校開校沒有幾天，他發現許多學校的處置，竟完全不合於他從書本所學到的，這使他對於學校起了很大的不滿。他担任的是五年級的級任以及四五年級的自然與英文。他對於自然科要說明的標本與儀器，但是學校沒有；他要帶學生去參觀，而學校不答應；理由是經費不裕。這時候碰巧有一位姓唐的同事，對於學校也不滿意，同他說起許多金錢上的黑幕，同他說起他的二嫂與金大小姐，並不支薪水，而拿去了學校所有款項。同他說起二角三分成本的分章賣五角，二角成本的分章賣四角，還有接送兒童的紙證要賣人家一角，遺失了還要補買，學校裏圖書設備一點沒有，也不見他們添辦，而二嫂

與金大小姐身上每月添置了新的衣服與首飾，這使老四聯想到許多眼見的事實，使他越來越憤怒起來。是在一個教務會議裏，當金大小姐報告，說近來有幾個學生病了，學生的家長來報告說是學生吃冷水的緣故。這件事要請各級任特別注意，以後看到學生吃冷水要嚴厲懲罰。他站起來說：

「這完全因為學校裏沒有經常的備開水的緣故。應當專備一隻爐子，為學生燒開水。方才够七百幾十個兒童用。」

「學校裏整天都生着爐子。」二少奶奶站起來說。

「但是，」老四又站起來，眼瞠望着別的教員：「我們教員要開水的辰光，也時常拿不出來，不是說金先生在燉牛肉，就是說林家在煮被單。」

這使二少奶奶看點惱羞成怒了。她斜老四一眼，沒有說話，但是老四沒有看她，最後金大小姐發言了：

「學校經費拮据，這種地方不得不節省一點。」

「可是學生收來的錢用到哪裏去了呢？」老四說了，於是公開的說出徽章茶杯的就本與賣價，賣周雜費與圖書費約下落，……這樣那樣，本來是公開的

發覺，但是大家習以為常，現在初起這回這樣一講，弄得二少奶奶與金大小姐都下場不來了。結果是有幾個教員笑着溜出了門，慢慢大家都散了，金大小姐與二少奶奶紅着臉也走開了。老四自然也不多耽，他沒有回自己的家，他本來等於沒有家，他到校外找朋友，心裏還浮着剛才的責問的氣憤。

可是校裏金大小姐可不安起來，因為這是二少奶奶的人，怎麼反而同她們作對？難道這是二少奶奶的計劃，對金大小姐有不能共安樂的心理。所以隨當時就把二少奶奶拉到自己的房間，哭泣着責問二少奶奶，問老四今朝的態度是什麼意思？二少奶奶又慚愧又氣，結果也是流着淚同金大小姐辯解，最後由二少奶奶負責担保他以後不再這樣，如果二少奶奶同他說不好，那麼下學期決定將他辭退。

二少奶奶打電話到銀行，但是林先生已經走出了，於是只得回到自己的房內，不安地等林先生，她看看鐘又看看錶，打打林先生的衣裳又打打枕頭，嚇得素一素二都不敢進來了。

最後林先生終於回來了，二少奶奶一聽到丈夫的脚步，她已經哭了出

來，等林先生一進門，她就迎上去說：

「你倒也回來了！」

「什麼事？」林先生反驚又疑的問？」

「全是你不好，現在叫我怎麼做人？」

這使林先生更加摸不着頭腦，他坐倒在沙發上，說：

「到底出了什麼事？有話也該好好說呀！」

但是二少奶奶不說，倒在床上哭了起來，林先生沒有辦法，坐了五分鐘之久，才過去問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還是沒有話，只是哭得更加傷心起來。這使林先生有點着慌，到底是什麼事觸犯二少奶奶，雖說年來二少奶奶的架子越來越大，但這個樣子倒是少有的。難道林先生這天同同事到跳舞場去被地檢覺了，於是他也倒在床上問：

「難道是我觸犯了你？」

「觸犯我！」二少奶奶這時終於閉口了：「我對你們林家終歸不發，你

個樣樣沒有良心！」

林先生知道這句話並不是指自己，於是他問：

「那麼難道是規，娘年紀老了，所以愛多說幾句無關緊要的老話，問她生什麼氣？」

但是二少奶奶不響，翻身到床裏，連哭也不哭了。只賸林先生一個人說慰問的話，從他愛講起，一直講到他一定肯爲她死。

於是重移一個鐘頭的時間，二少奶奶才把剛才的經過對林先生說清。

林先生出來尋老四，但是老四還沒有回來，老四吃飯是同學校教員們一同吃的，但是他竟沒有回來吃飯，於是林先生回到房裏，勸二少奶奶吃飯，二少奶奶睡在床上說不想吃，於是林先生只得自己同林老太太與孩子去吃去，吃完飯就在林老太太房裏尋老四。

同一響，就以爲是老四回來了，但是這頭的是老四，老四的臉是蒼白的，吃與睡都同住棧生在一起，他的二個孩子，大彭與小彭自然也算住棧生，同她在一超住，一超吃，總與林先生的關係現在是非常密切，同二少奶奶也變成只

是舍斷那較長的關係。提到這國復國情，對二步奶奶，表面上也很客氣，但是周林老太太在一起，所說都是自己在這種生活中的機苦。林老太太對於二步奶奶有許多不滿，第一是她霸占著林先生，弄得林先生忘了爸娘，第二是二步奶奶的壞中現在老實沒有她。所以終於叫大少奶奶常常到別地方去，一去就是數二步奶奶的不好。大少奶奶是孤孀，很容易使做婆婆的想起已死的少爺，「要是老大在的話，家裏不會弄到這個樣子！」這是林老太太常說的話。一個人對於失去的東西總比現存的東西為珍貴，也因為對於現存的東西有不斷的缺點發現，使人更加戀念失去的東西。林老太太的心裏也是一樣，越想大兒子，越想到大兒子的好處，於是越覺得林先生的不好；越覺得林先生的不好，越把大兒子想得好；而林先生的不好完全是懦弱，聽老婆的話。同時因為對於好的已死的兒子越戀念，就越覺得這孤孀媳婦的可憐，也越覺得她的大彭小彭的可憐，而事實上大彭小彭的生活實在不能同素一素二相比，因此林老太太特別照顧大彭小彭。而大少奶奶也常常為林老太太縫一點衣袴。

自然最能體貼林老太太安撫與希冀的是老四，林老太太最愛也是老四，老四

雙學校所以敢這樣大膽提出責問，也借着林老太太的鍾愛。

所以在這個家庭之中，現在完全分化爲兩派，一派是林先生二少奶奶同林老太太三個孩子，一派是林老太太，老四大少奶奶與她二個孩子。

現在學生們都已睡好，大少奶奶抽空到林老太太地方來。今天教務會議總算沒有列席，但是早已聽到所發生的事，她雖然對於學校裏事情也都不滿，最不滿的自然還是領事費多薪水少，但是她以爲像老四這樣也不是聰敏的辦法。她進來也是有意要勸勸老四，但是老四沒有碰見，倒碰見林先生，林先生夜裏不常到老太太地方的，今天自然有事故，從他的面孔，大少奶奶也可以覺出，那一定是爲老四在教務會議提出責問的關係。

她裝做不知，同林先生招呼，接着就同林老太太談到她正在做的林老太太的一條褥子。

林先生同林老太太對坐着，所談的都是孩子們功課一類的事情，已經有點厭煩，這時候聽她們談褥子，更有點不耐煩，於是打了一個呵欠，說：

「老四怎麼還不回來？」

「他大概看朋友去了。」林老太太接着說。

「大嫂，」林先生問：「你知道他上哪兒去麼？」

「誰知道他。」大少奶奶說：「他出去終不同人說的。」

「你知道今天教務會議的事情麼？」林先生不耐煩地問了。

「聽他們說起。」大少奶奶說：「是不是老四發表了許多意見。」

「這麼大，還是不讓事。」林先生說。

「什麼事？」林老太太問大少奶奶，但是大少奶奶不響，眼睛望在別處，

發作沒有聽見。一直到林先生發言了，她聽着。

「他批評學校辦得不好。」林先生說

林老太太不愛管閒事，不說下去，拿起了一串念佛數珠，大少奶奶也不響，拿一塊抹布抹桌子，結果林先生覺得寂寞了。

大家沉默着，不沉默的是桌面上的小蠟，的搭的搭在響。

林先生呵欠又來了，他想到自己那裏去睡，他站起來，在房中走幾步，
癡說一句可以出門約話，但是他一時竟找不出，這房裏的空氣壓得有點悶人。

就在這時候，門外一響聲，老四回來了。

老四手裏拿一本雜誌，似乎很興奮的進來，林先生一見老四，立刻站住，他劈頭就說：

「啊，你倒也回來了！」

「你哥哥等你許多工夫了。」大嫂接着說。

「二哥，有什麼事找我麼？」

「你怎麼這樣不顧事，在教務會議裏，你會說出這樣的語。」

「我並沒有說什麼。」老四說：「你去問二嫂，我說的都是實話。」

「但是你叫二嫂怎麼去對金大小姐。」

「我站在教務的立場上，自然有說話的權利。金大小姐要怪也只能直接怪

我。」

「但是你是你二嫂帶進來的人，怎麼反而來反對學校。」林先生的情緒越

來越緊張了：

老四的情緒本來是興奮的。他一見房中除林先生外，是母親與大嫂，不覺

昂地隨心說出來了：

「反對學校，你去問問隨便哪一個人，我的語是反對學校的，還是擁護學校的。學校有七百多個學生十來個教員，只有二個校長。學生付了這許多錢，學校連開水都不充分供給，這到底是誰的錯？學校裏沒有標本，也沒有儀器，連一個地球儀都沒有，圖書館沒有兒童讀物，運動場沒有一點運動器具，教員薪水這樣低微，那麼這許多學生繳來的學費雜費體育費圖書費都到那裏去了？」

「老四，」林先生沉着地說：「你不應當這樣說，校長有校長的用處，譬如交際呀，應酬呀，上海地方你真不知道，做事情是多麼不容易？雖然是一個小學校，新聞界不能得罪，名人都要拉攏。……」

「但是我們終要知道校長的薪水，交際費，應酬費的數目。」

「這不是你的事。」林先生說：「你在這裏做教員，也因為沒有地方去，是一個職業，你應當守你的本份。」

「但是教員的職業，到底不是弄行的職員，我們不得不為兒童着想，兒童

是我們民族的命脈。」

「這些都是官話。」林先生說：「我也沒有精神同你爭，假如你有別處去，那就再好沒有，否則我站在家長的立場，爲你的飯碗，我要你接受我的忠告。」

「二哥，」老四紅着脸說：「站在你的立場，你也應當勸勸二嫂，辦一個學校，到底要顧到一個學校。你不知道學生的家長們對於這裏兩位校長的印象是怎麼樣，華麗的衣着，豆一股大的金鋼鑽，常常汽車的進出，……」

「不要說了。」林先生打斷了他的話：「娘也要睡了，我不過來勸勸你，你聽不聽隨便你。」

林先生站起來，帶着氣出去了。

大嫂早已不在，不知什麼時候溜出去的，林老太太對着窗口在唸經，這是每晚睡前的課程，點三支香插在窗外，再在窗口唸一點經。

房間內很靜。林老太太的唸經聲可以聽見，此外是檯鐘，滴搭滴搭的走聲。

老四感到勞虛，拿一本雜誌倒在床上了。

十六

林先生現在不再說什麼，二少奶奶因為林先生不再爲老四挽留餘地，所以也不再同他爭吵，她同金大小姐商量結果，決定等這學期終了，將老四解僱。但是這消息就傳到老四地方。

同情老四的教員不少，談着談着討論到自己合辦一個學校，但是策劃一下，覺得最大問題是房子，現在的房子不容易找，找着了也要出很大的頂費，聽說可以先收報名費，但是終要準備一點錢，以資流動，於是每天商量討論，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還是一句空話。

曰華小學的教員也分兩派，一派是同校長不對的，另外一派是趨奉校長；前者是理想主義，也可以說是少壯派，他們不滿意自己的處境，不滿於現狀，對於學校也有點理想，一派是現實主義者，他們世故大都很深，對於學校沒有理想，覺得天下烏鴉一般黑，五十步笑百步，都是這麼回事。大索反正爲

一點錢，同校長親近一點終好一點。所以他們要趨奉校長。因此當老四他們計劃學校的時候，消息就傳到校長的耳朵，於是他們對於老四也特別懷恨了。

一個人對於某一件事某一個人覺得不願與，常常會越來越不願與，老四對於這學校也是一樣。那時候有一回叫做『野馬』的雜誌，有人寫了一篇孤島上教育界的文章，老四讀了很有感觸，寫了一封信去補充，揭發了學校所有的缺點，這封信在讀者通訊欄裏發表出來，於是就有讀到這篇東西的教員，報告給校長，雖然用的是筆名，但是一猜就知道是學校裏面的人，而這當然是老四。

老四現在是校長的眼中釘了。而他同別人合辦學校的計劃，也為許多困難慢慢的冷了下來。可是大考已經到了，學校就快放假。

就在這個時候，老四有兩個朋友要到內地去。內地現在需要青年，需要工作人員，這個老四在報上刊物上常常讀到。現在聽到自己的朋友要去，他的心立刻浮動起來。

他想同母親商量，他知道他母親一定會阻止的，他想同大嫂商量，又想到

她一定會報告她母親。但是她似乎必需同一個人商量，結果他找了他的一位同事。這位同事極力鼓勵老四去，說是他自己要是沒有家眷，也一定早就去了。

這使老四下了決心。他購置了兩隻箱子，放在朋友那裏，便帶着自己的東西一點一點搬出去。

他們已經定了頭身的日子，老四的朋友也負責買好船票，於是日子一天一天近臨來。

老四近來精神有點鬆弛，但是沒有人注意到他，只有他的大嫂。以前大嫂到林老太太地方去，老四常是有說有笑的談學校裏的事情，但是現在很少說話。那天晚上，大嫂又到他們房間裏去。林老太太在陰裡，老四在陽裡。他走到老四桌子邊去，但是老四看着她走攏來，他裝作吸墨，用吸墨紙把信掩去了。但是大嫂就站住了，盤問：

「你在寫信嗎？」

「是的，寫給內地朋友，託他們謀一個位子。」

其實老四正在寫信給大嫂，他明天就要動身了，他想寫兩封信，一封給大

嫂，一封給他的二哥林先生，預備明天一早投有校門外郵筒裏。

當時大嫂沒有懷疑，老四把信放在抽屜裏，站起來同大嫂談話。

大嫂等林老太太睡了才出去的，老四等他出去了又拿出信紙來寫。林老太太看他還不算睡，她說：

『老四，你打算睡麼？』

『我想把這信寫寫好。』

『明天難道不打算做人，明天寫不一樣麼？』

『明天有明天的事情。』

於是林老太太不再說什麼，老四在寫信。

第二天老四已經沒有事，他的功課已經考完，所以一早就可以出門。

但是一直到夜裏還沒有回來。林老太太以為剛剛放假，他同朋友去玩去了。也沒有十分關心。可是一早醒來，她看老四的床舖沒有動過，她開始有點着急，問問大少奶奶，她不知道，問問林先生，他說老四近來行動很不好，一定在玩。

林先生隨即到行裏去，大少奶奶也去管理學校裏的事務，省下林老太太一個人急着急。

她時時下樓去，時時去問大少奶奶同二少奶奶。她雖然明知道她們不知，但還是不得不同。

這些時間過得很慢，但終也挨了過去，下午兩點鐘的辰光，大少奶奶接到了老四的信，她尋林老太太，告訴她老四已經到內地去了，林老太太楞了半天，才叫大少奶奶把信唸給她聽。

大少奶奶開始讀這封很長的信，信裏說及他去了，一時恐怕不會回來，如果順利的，他會帶錢來，母親一切，請大嫂照顧。

大少奶奶讀到一半就流淚了，林老太太聽完了，也哭起來，她說這完全是老二他們逼走的。大少奶奶手裏還有一封信，那是老四寫給林先生的，她在剛接到時候很想拆，但後來想想還是等林先生自己來拆，因此她沒有告訴林老太太。林老太太帶哭帶罵的在嘆喏。大少奶奶知道勸是沒有用的。她於是去打電話給林先生，一面通知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聽了，一時也說不出什麼，她只說她正忙着，請大嫂去勸勸老太太。她不知爲什麼，這時候會不敢去看林老太太，一直到林先生回來了以後。

林先生回來了，二少奶奶正在校門口等他。二少奶奶很想先同他說幾句話，但是又說不出，最後還是跟着林先生到林老太太地方。

林老太太在哭，大少奶奶在勸，一見她們進來，就說：

『全是你們逼走他的。』

林先生想不出說什麼好，二少奶奶可冷笑一聲。

『娘，』林先生說了：『他去內地吃點苦倒是好的。』

『現在你們可以快活了。』

『這算是什麼話！』

『你們只多我們幾個人。最好我們都死，只剩你們兩口子。』

林先生還想說什麼，但是二少奶奶暗地裏拉二少奶奶先生，她自己就出去了。林先生知道也沒有法子勸，回頭也想出來，這時候大少奶奶交給他一封信。於是林先生同大少奶奶說：

「大嫂，還是你勸勸吧。」

大少奶奶點點頭，林先生拿着信出來，到自己房裏拆信，信很長，一半發自己的牢騷，一半對於二少奶奶說了許多話，最後說他不等抗戰勝利不回來，回來時一定會有點成就。信後還有一句附言，說他租了兩輛自行車，賣掉了以充盤費，只得請二哥代賠。

林先生讀完信也有點感慨，拿着信望着空中空想。忽然有一聲嘆氣喚醒了他。

那是二少奶奶。她睡在床上，以為林先生進來了一定會去慰問她。他是林先生竟不知道，偷眼看看林先生，林先生正在看信，潛以為看完信他一定過來了，或者會把信給她看，但是他卻拿着信在空中發楞。所以這假裝不知的翻一個身嘆一口氣，這聲音倒是有勁，林先生隨即帶着信過來了。

林先生過來沒有說什麼，二少奶奶也不響。但是林先生一雙拿信的手正放在床沿上，二少奶奶就接了過去。這時林先生才想到這封信最好不給她看，但是已經沒有辦法。林先生於是站起來，隨一個圈兒，抽上一支烟就出去了。

他並沒有去處，外面溜一個圈，在窗門外靠一回就回來，二少奶奶一見他進來，就哭起來。她說：

「我待他哪一點不好，寫這樣的信！我又沒有用你們林家一個錢。」

「他還是一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事。」

「不懂？」二少奶奶潑着一臉冷笑：「他們恨來恨去恨我一個人！他們想盡方法際間我們。」

「這是不會的，你也不要太多心了。」

「呵，你也幫着他們！」她說了半句又大哭起來。

於是林先生沒有辦法，坐在床沿上爲她揩眼淚。

這時候有校役上來，說是自行車有人來要車子，今天一早四先生亂了兩輛自行車，一直沒有去過。

這事當打聽了二少奶奶的眼淚，由林先生下來同車行交涉，最後終於說點價錢賠償了他們。

十七

自從老四走了以後，林老太太心裏起了很大的變化，每天吩咐家事。她本來很少到林先生房裏去，現在則有時因有一個人吩咐沒有人去理溝壑，她就借事到他們房裏去吩咐，結果終是同二少奶奶多起齟齬來，常常二少奶奶起先搶白了幾幾句，到最後只好躲到外面來，讓林老太太一個人吩咐。於是林老太太吩咐着吩咐着，一直到處感到疲憊的時候，才想到一切的冤苦，老大與林先生死的死，老四的走，老三的出事，以及二少奶奶的壞，都是林家的天劫大數。至於二少奶奶，每天忍耐到夜裏對林先生訴冤，好好壞壞要林先生做主，將老太太搬到外面去住。

「但是。」林先生說：「叫這麼一個老年人怎麼到外面去住呢？」

「大嫂他們不可以同她作什麼？」

「但是，錢，又要開一個火倉，這要化多少錢？」

「大嫂難道也永遠要我們養她。」

「她這點薪水怎麼叫她對外面養一家，這是我們的面子。」

「我寧使給她們一點錢，我受不了這份氣。」

話雖是這麼說，但錢還是二少奶奶所喜歡的，也曾經順便到外面看看房子，可是一小間房子都要幾十塊錢，終於沒有租下。於是日子照常過着。

暑假裏，學生們都散了，大嫂同孩子們自然要同林先生一同吃飯的，但是二少奶奶時時帶自己孩子到外面去，所以在家裏吃飯的，只是大嫂同孩子們以及林老太太四個人。後來就是二少奶奶在家，也終開一份到林老太太房裏，讓她們去吃，自己同林先生另外在房間裏吃。大嫂本來是同學生們一同吃的，倒沒有什麼，但是林老太太感到顯然是被撇到家庭以外，而連同林先生也更加沒有見面機會了。常常三四天看不見林先生。有時連林老太太吃好飯想去看他，但不是已經關上了門證是睡了，就是同二少奶奶一同去玩去了，這很使林老太太生氣。

日子一天一天下去，情形越來越不好，林老太太與大少奶奶吃的菜越來越

壞，每天是一樣的東西，常常是冷的，際的。林老太太是吃蔬的，但是蔬菜裏竟時常有肉皮。林老太太也想發脾氣，但是找林先生找不到；二少奶奶呢，每天對她訴說蔬菜貴，米價高，煤錢漲，訴說生活是怎麼樣的艱難。

不知是不是因為吃得壞，生了氣，還是惦念老四，林老太太於七月底病倒了。

起初是咳嗽與發熱，後來肚子也瀉了起來。

於是大嫂同二少奶奶商量請醫生。但是二少奶奶主張纔到醫院去住。沒有決定，一直到林先生來。

『我以爲，』二少奶奶說：『搬到醫院去住，那面有看護，終比在家裏舒
服。』

『醫院住一兩天沒有什麼用。』林先生說：『住多了也太貴。』

『我想還是請一個中醫來吧。要選個信中醫。』大少奶奶參加一點意見。
『請醫生來也不便宜，而且三三兩兩，也不會太貴。』又是二少奶奶。

『三等病房怎麼住？這樣九年裏。』林先生護了去望林老太太。

林老太太不喜歡住醫院，也相信中醫。於是林先生就違了他娘的意思。但是看了三四趟中醫，吃了六七劑藥，病一點沒有見瘥，而因為連日的瀉，上年紀的人已經乏極了。

二少奶奶又主張送醫院，林先生也沒有異議，但是主張送二等病房，由大少奶奶去陪去，二少奶奶也不再反對，大少奶奶也以爲對。林老太太起初不肯，但是經過大少奶奶的勸解，她方才相信，答應了。

於是一輛首仁醫院的汽車，把林老太太載去，林先生與大少奶奶帶一點零星的東西也到了醫院，做個佈置好一切，林先生方才回來。

醫生驗定了這是痢疾，但是當痢疾快好的時候，林老太太忽然氣喘得非常厲害，熱度也驟然高了起來。醫生斷定了這是肺炎，照了一個愛克司光，還有肺結核，病已經不輕，像這樣年紀，恐怕是難治療的。

林先生每天都到醫院來，二少奶奶也來。大概是第四天，林先生同二少奶奶到的時候，林老太太剛剛打過針睡着了。大少奶奶在旁邊。

二少奶奶怕傳染，轉一轉就拉林先生到門外去。林老太太醒來的時候，

氣喘好一點，神志也很清，知道林先生他們在外面，早就叫大少奶奶叫他們進來。

林先生進來了問今天怎麼樣。

「好了許多，你們回去吧。」

「要什麼東西，娘？」

「不要什麼，你回去吧？你明天還要去做事。」

二少奶奶這時已回頭到門外。

林先生於是羞了一回，拿出三十塊錢交給大少奶奶，他說：

「娘也許要買點東西，你先收着，用完了再問我要。」

大少奶奶接了錢，林先生望望林老太太，她閉着眼睡在那裏，林先生就輕輕的出去了。

林先生出去後，林老太太張開了眼睛問：

「他們去了麼？」

「去了。」

「靜媛，」靜媛是大小奶奶的名字，但是林老太太很少叫這個名字的，現在用呼氣的口吻來叫，在大小奶奶聽來更覺得悽慘。但是林老太太歇一回，接「我是今夜明晨的事情了。我叫他們回去，想趁我神志還清爽的時候，同你說幾句話。這也是林家大劫大數，我會到現在才死。我要早死也許會比較快樂……」林老太太說到這裏，停住了，她用急促的呼吸調劑她的精神。

「婆，不要這樣說，你就會好的。」

「我知道我就要去的。」林老太太又說：「不過現在死也好，我知道了誰最願奉我，要是老人在，我，我一定……」她說到這裏忽然咳嗽起來。

大小奶奶過去替她捶了一會背，她說：

「婆，歇歇吧，不要再說了。」

「我要說。」林老太太說：「趁我還有精神，我要說完它，我死了以後，你還是走吧，到你哥哥那裏去。這是劫數，林家終是要散了。大彭小彭，你終要好好管他，這是老大的人，將來要他爭氣，那裏，」她說着喘氣了，歇一下去說：回，她從枕頭下摸出一把鑰匙，又說：「你替我開開這隻箱子。」

大少奶奶於是接過鑰匙，替她開開床下的一隻箱子。

『你把那包花包袱解開來。』

大少奶奶於是把包袱拿到床上，打開來，是一全套壽衣。

『夾在當中有一包紙包。』林老太太喘着氣說。

大少奶奶於是摸到了這紙包。

『拆開來吧。』林老太太很吃力的說。

大少奶奶於是把它拆開來。裏面是一付圓重的金鐲，一隻珠鐲，一隻翡翠戒子，一隻寶石戒子，兩隻金戒，還有一隻元寶戒，兩付翡翠的耳環，還有一朵珠花。林老太太顫聲地接下說去：

『本來我要把這些都戴去，但是現在我只想戴一付耳環，戴一隻元寶戒，其餘的都拿去……』

『娘，……』大少奶奶的眼睛已經濕了。

『你把這些東西取起來，再把我襯衫換一換。』

『但是，娘，我怎麼……』

「你只要好好的照管大彭小彭，那就不辜負我的意思了。」

大少奶奶於是把首飾同襯衫袴拿出，把外面衣服包好，放在箱子裏，她又把首飾照林老太太的意思分開，把一包藏在自己的枕頭套裏，她說：

「哪麼我……？」

「你先去弄一點水來。」

大少奶奶於是按電鈴，她叫茶房泡水。

林老太太想靠起來，大少奶奶於是扶她起來，把枕頭靠在她的背上，林老太太又咳嗽起來了。但是歇了一回，林老太太伸手從簾子下拿出一包紙包，她遲緩地說：

「這是三千塊錢，是我自己留的葬費，現在你留一千塊，將來可以做大彭小彭讀書做事用處。你到內地總要設法找老四，把另外一千塊錢時給他，讓他結婚時好用。還有一千塊替我買一口頂好的壽材。葬事他們總會替我辦的。啊，還有這些經卷，我唸好的，你都在我死後燒給我。」

這時茶房敲門了，拿進來一鉛桶水。大少奶奶於是替林老太太洗臉，揩

身，濯腳，最後替換了襯衣；把一隻元寶戒指戴她戴上，再將林老太太戴在耳葉上的小金環脫下，替換環子換上，這時林老太太已經喘氣了好幾次，顯得很乏，大少奶奶幫她上床，她平靜地呻吟着，話也沒有了。

時候已經不早，房間靜寂非常，大少奶奶有點害怕，但因為十分疲倦，倒在床上也就睡着了。

大概三點鐘的時候，大少奶奶突然驚醒，林老太太正在呻吟，大少奶奶看情形有點嚴重，她趕快起來，問：

「娘，要隔水麼？」

林老太太搖搖頭，面上浮着萬種的痛苦；大少奶奶守在旁邊楞着，最後她才覺悟到叫醫生，趕快按電鈴，茶房於是去叫看護，看護來了說：

「醫生不是仙人，他關照過的，叫我打針，你去打電話給家裏吧。」

看護於是拿針來打，那是強心針，無非叫多受一點痛苦的生命，於病是沒有用的。

大少奶奶打電話給林先生，但是那正是戒嚴的時候。林先生同二少奶奶趕

到是五點多鐘，大少奶奶已經守着屍體在哭了。

於是大家哭吧，哭吧或者不會聽見，可是醫院裏的人是看見的。

屍首立刻運到殯儀館，報喪信立刻發出去，大家在殯館裏忙碌。林先生同二少奶奶都主張殯儀弄得像樣，因為第二天，林先生的朋友，二少奶奶的親友都要來弔祭。所以就頭號禮堂佈置出變樣素彩。

第二天，賓客陸續都出弔祭了，大少奶奶二少奶奶都在哭，大家都說：

「老太太很有福呀」

大少奶奶把林老太太需要千元的棺木這個遺言傳給林先生時，她隨同着交他五百塊錢，林先生在這點上不想違背他母親的意旨，所以就買了一口千元的棺木，但是讓二少奶奶知道的則是三百塊錢，所以對於這件事，三方面都覺得很安慰。入殮後就寄在殯儀館裏，客人陸續散去，於是喪事與悲哀就這樣結束了。

十八

喪事的錢用得不少，二少奶奶很有點肉痛，帶着疲倦的身子，在床上，她想到林老太太的遺物。

但是遺物裏除了一點日常的用具衣裳外，竟什麼都沒有。這使她很失望，因此對於大少奶奶就有點妬嫉。

首感在寺院裏供奠，日子悄悄的過去，學校又忙於招生了。

大少奶奶有一個哥哥在昆明做買賣，這是她唯一可去的路，她在林老太太入殮後，就寫信去，告訴她家庭的變化，想在內地找一個寄身的地方。

現在她哥哥回信來了，給她一封介紹信，叫他找一個人，說那面有辦貨物的人上下，可以同他們一同走。又說昆明有一個通俗圖書館可以謀一個職員的位子。這樣，大少奶奶去接頭了幾次，最後就預備與二少奶奶去辭職了，她揀了星期日早晨，林先生與二少奶奶都在家的時候，她到他們房間去。

大少奶奶沒有事不會到他們房間來，所以她一進來，林先生同二少奶奶就等她發言。她於是就開始說：

「我近來覺得身體很不好。學校裏的事情也吃不消，所以我想下半年到我哥哥那邊去。」

「你是說去昆明了？」林先生知道她哥哥在昆明，所以他這樣說。

「是的。」

「本來在這裏也很好，現在你想去內地，我想走走也是好的。」林先生近來每天聽到二少奶奶對大少奶奶的不滿，所以秉着妻子的意思也不挽留她。

「我哥哥有熟人於月底去昆明，我想同他們同走。」

「月底？」二少奶奶說了望望牆頭的日曆：「那不是只有十天了麼？呵，還有十二天。」

「還有十二天？」林先生說：「那麼大彭小彭也帶去麼？」

「自然大嫂要帶去的。」二少奶奶說：「留在這裏大嫂也不放心。」

「留在這裏會太麻煩二嫂，我想，這兩個孩子又鬧。」大少奶奶笑着說：

「不過，二叔，帶孩子盤費實在大，我哥哥叫我到他朋友地方借錢，但是也不能多拿，所以我想請你幫助我們一點。」

「自然。」林先生說：「論理我應當幫你，但是現在生活實在困難，家裏開銷大，娘喪事也化了不少錢。不過嫂嫂要去昆明，我終去想法，明天我去奔走，大概三百塊錢還辦得到，要多恐怕是不行的。」

「謝謝你，二叔。」大嫂說了不一回就出來。

可是二少奶奶在裏面發脾氣了。

「你有錢，三百塊錢還辦得到！」

「那怎麼，難道一點不幫她麼？」

「娘死了，一點首飾現錢都在她手裏，她還怕沒有盤費麼？」

「但是，是一個孤孀嫂嫂，將來還要活，還有孩子。」林先生說。

「啊，你倒慈善！我們又沒有發財！你要把錢都送完！」

「不是這樣講，這是最後一次，我們爲什麼要讓外面的人批評。以後不是沒有別種糾葛了麼？」

「我也够苦了，辛辛苦苦賺一點錢，老的死，少的走，一輩子也沒有自己享過福。」

「但是我們不是想有個理想的小家麼？你是很明白的，我們不要錢，只要精神上快活。」

林先生這樣說了，二少奶奶方才平了點氣，她說：

「我倒並不是在乎三百塊錢，不過你沒有得我同意就答應了。」

「我的答應，就是你的答應，而且這也顯得你大氣。」

「顯你自己大氣，你愛做面子，我占到了什麼？」

「那麼明天你把錢交給我好了，說是我一時實在無法籌錢，所以叫你從學校裏先想點法子給她。」

這樣二少奶奶方才高興，第二天下午，當林先生出去以後，她檢點了三十張十元的鈔票，心裏終覺得有點肉痛，她幾次想還是讓林先生去交給大少奶奶，拿出戲進了好幾次，但仔細想想同樣給她，爲什麼不自己做個人情，於是她又拿了出來，一面叫張媽去贖大少奶奶。她看看這三十張鈔票，心裏還有點

鹽補，最後他拿去了一張，另外拿一張一元的夾在中間，他看看沒有什麼毛病，再用一張一元的換一張十元的看了看，覺得很滿意，最後用一根橡皮筋繫了等在那裏。

於是六嫂進來了。二少奶奶把鈔票交給她說：

「大嫂，這是三百塊錢。他一時沒有地方可以替這筆錢，我只得從學校裏想點法子，先湊這兩百塊錢給你。」

「啊，那麼要你費心了。」大少奶奶說了接過這點鈔票，她自然不好意思去點數，尤其在二少奶奶面前。

「那麼你決定幾時走呢？」

「看我哥哥的朋友什麼時候走，他們說最遲是月初。」

於是大少奶奶出去了，二少奶奶很高興，她似乎獲得了勝利，因為她在無形之中的確省下十八塊錢了。她決定不告訴林先生。

等大少奶奶發現裏面兩張鈔票是一元的，她知道一定是二少奶奶要的花樣，但是又不能，也不想再去申明了。

大少奶奶現在忙於購買零星的東西，佈置行李，這一陣忙亂以後，於是動身的日子到了。

二少奶奶送大彭小彭一匣餅乾與一匣糖。本來她是從來不拖一拖這兩個小孩，也從不拉拉他們的手同他們談笑的，那天也特別笑笑拍拍他們。

最後二少奶奶送他們母子到門口。林先生則允許他們到去昆明的同伴那裏，再同大家到輪船上去。

那天正是星期日，林先生不必到行囊去，回到家裏看見二少奶奶打扮得很漂亮。一見林先生回家，她說：

「讓我們去看電影吧。」

「好的。那裏呢？」

「大光明吧。」於是二少奶奶挽着林先生的臂，走出了房門，走出了校門，不知怎的，今天應感到年青不少了。

她們現在只有兩個人，還有三個小孩子。一個十全十美的小家庭

後記

我想這篇小說，也許會有許多愛讀我小說的人不愛讀它，也許會有許多不愛我小說的人愛讀它的。在這裏我用最節省的筆墨，寫一個最平凡的故事。在某種場合下，我常常從人性中提煉善的美的真的成份讓它們在適當情形中表現出來，假如能引起讀者一點善的美的真的情感，這就是說在我們們會覺得在相仿的情形下，真可有這這善的美的真的情感，那麼我的目的已達到了一半。可是另一方面，在這平凡的生活之中，我知道愛與恨，善與惡，美與醜，真與偽常常是在一起的，所以在這篇小說中我只想用冷靜的態度，看我們這平凡的人類，怎麼在環境波動之中，變換自己已的生活。我不參雜一點主觀情感與偏見，我也不用氣候景物的誇張，更不想用不是普通的，或者少見背景，我只是在極尋常的境遇中寫幾個人物心理的交叉，以爲那極平常環境的變化。

我不希望這篇小說會引起讀者什麼善的美的與真的情感。如果引起這些情

感，那反是我小說藝術上缺少了這些本質。因爲在這裏，我的目的不是將一羣我訓練過白耗子對讀者演我的所編成的戲，我只是指示出他們日常的生活。你也許覺得可憐，也許覺得可笑，也許覺得人生的陰暗與渺小，也許覺得家庭組織的淒慘與時代的殘酷；我不希望有人愛其中一個人或恨其中一個人，因爲他們活着，我們也活着，人世上的確有這樣的生存，有時會需要這樣的生存。

如果要說說我寫完這篇小說，以及我核對這篇小說後的感想！我說不出什麼。假如作品是作者本人的反應，那末這篇小說與去年三思樓月書中幾篇小說的寫作態度上不同之處，正是我靈魂的兩方面。我是一個最熱誠的人，也是一個最冷靜的人，我有時很興奮，有時很消沉，我會在狂熱中忘去自己，但也有最多的寂寞襲我心頭。我愛生活，在淒苦的生活中我消磨我殘缺的生命；我還愛夢想，在空幻的夢想中，我填補我生命的殘缺。在這兩種激撞之時，我會感到空虛。那末請莫怪在這篇小說中，把人們表示這樣平凡可憐庸俗與微小，因爲在我空虛時看到的，家庭實在是最能使人陷於平凡可憐庸俗微小的境界，他不但會將人們的視線縮短變狹，有時候似乎會使人只有一點動物的本能，……

保自己的後代，留積一點過冬的糧食罷了。在故事中我將「老四」遠飛了，但誰能相信他，在也許的一番事業以後，不囿於家庭的天地之中，又要保自己後代積過冬的糧食了呢。我是一個渺小的生命，但在渺小生命之中，我有愛有夢，我有憤怒有嘆息，還有我的聰明與愚蠢，但是最多的是我的情熱與理智，我沒有意志控制這二者的衝突。一時我飛騰在情熱之上，一時我消沉在理智之中。在物極必反的交替之間，我要唱更多的詩，寫更多的故事；只有在唱與寫之時，我才感到工作充實了我的空虛，像螞蟻要搬運比他身體大許多倍的食物一樣，是渺小的生命想作偉大的努力，是有限的生命想作無限的嘗試。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再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三版

一 家

每冊實價 七百元

(外埠酌加郵費函費)

著 者 徐 訥

出 版 者 夜 窗 書 屋

總 經 售 西 風 社

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霞飛市場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0